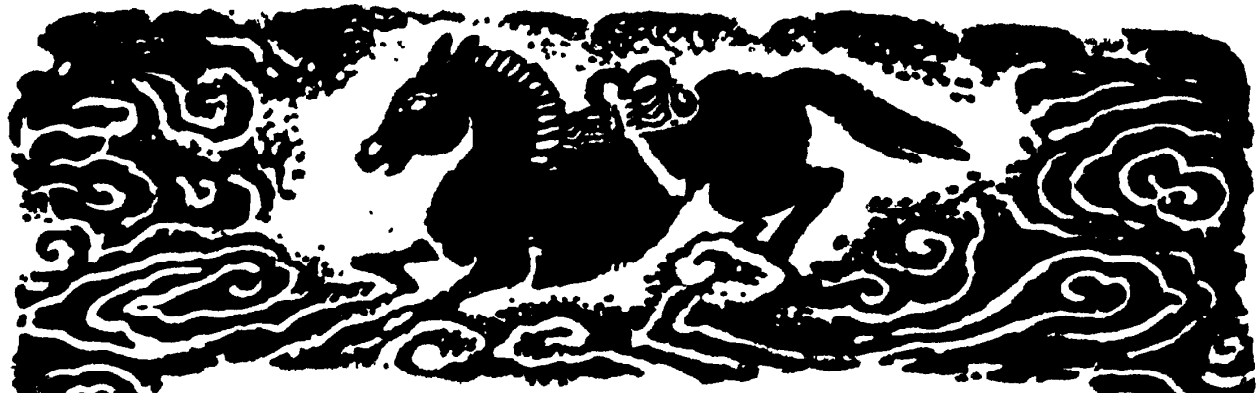
續近思錄

三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續近思錄

(三)

張伯行集解

續近思錄卷之十

政事

此卷論臨政處事。蓋明乎治體而通乎治法。則施於有政矣。凡居官任職。事上撫下。待同列。審時宜。經世之道。濟物之方。無不具於斯焉。

朱子曰。只有一箇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公平正大行將去。其濟不濟天也。古人做得成者。不是他有智。只是偶然。其他費心費力。用智用數。牢籠計較。都不濟事。都是枉了。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居官處事。只有這一個道理。但當恪遵此訓。公平正大。順理行去。不可存一毫冀倖曖昧之心。其事之濟不濟。則自有天存焉。非人謀所得與也。蓋功名事業。古人做得成者。不是他有智計安排。亦只是偶然耳。若不順理聽天。而費心力。用智數。牢籠計較。千般造作。究竟無濟於事。枉自心勞日拙也。念及此。亦何益之有哉。子思子云。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倖。此語可與此章參看。

朱子曰。誠以天下之事爲己任。則當自格君心之非始。欲格君心。則當自身始。天下之本在一人。人臣誠以身任天下之事。則當先格君心以端其本。所謂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也。然欲引君當道。當思自家之道何在。欲成就君德。當思自家之德何存。故又當自身始。惟正心誠意務求所以感格之道。則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此大臣事君之要也。

朱子曰。修身事君。初非兩事。不可作兩般看。士人一出。雨受爵祿。則此身非己之身。而君之身矣。故當夙夜愼修。置其身於寸步之地。而對揚靖獻之道。已不外此。是修身卽所以事君。原非兩事。不可看作兩般。從古未有能修身而不能事君者。是以人臣之義。必以正己爲急。

朱子曰。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任者。其於天下之事。知之不惑。任之有餘。則汲汲乎乘時而勇爲之。知有所未明。力有所不足。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拔援汲引以求其助。如救火追亡。不敢少緩。上不敢愚其君。以爲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爲不足以興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爲不足共成事功。屹然中立。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知其職之所當爲。夫是以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濟時。而於大臣之責。可以無愧。古之君子。一出而居大臣之位。則任大責重。其於天下之事。皆有不容辭之故。故當蹙務之來。爲己所見眞識定。勝任愉快者。則必汲汲乎惟恐後時。而勇往爲之。卽或一人之見有所限而未明。一己之力有所阻而不足。亦非敢諉諸無可如何。而優游坐視也。則咨訪其利

弊於人。講求其得失於己。以益其聰明。又必拔援同列之良。汲引在下之賢。以資其助益。如救火追亡之急。而不敢少有緩焉。蓋其心上必欲其君爲堯舜之君。而不敢以爲不足與言仁義。下必欲其民爲堯舜之民。而不敢以爲不足以與教化。中則視士大夫皆可爲吾同寅協恭之助。而不敢以爲不足共成事功。屹然中立其閒。光明正大。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以殫其職分之所當爲。是其兼知仁勇之德。而又能虛己求賢。合衆人之長。以成其長。若此。夫是以志足以行道。而致君澤民。道足以濟時。而安上全下。建特出之功名。立不世之勳業。而不愧乎古大臣之風烈也。豈備位者之所能及哉。

朱子曰。夫杜門自守、孤立無朋者。此一介之行也。延納賢能。黜退奸險。合天下之人以濟天下之事者。宰相之職也。杜門斂迹。孤立自好。此一介之士。獨善其身者之所爲也。若宰相者。天子所與共天下。則當進賢退不肖。合天下之人以濟天下之事。故必公其觀聽。廣其延攬。始稱厥職。正不在避嫌疑、絕接引、以示無私也。

朱子曰。人材衰少、風俗頽壞之時。士有一善。卽當扶接導誘。以就其器業。此亦吾輩將來切身利害。蓋士不素養。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爲國遠慮。而能無失於委任之閒也。人才關乎風俗。造就人才。正所以轉移風俗。然當人才衰少風俗頽壞之時。尤須留心接引。但全才不易得。士有一善。卽當扶植導誘。俾器業有所成就。蓋吾輩以人事君。成就得一好人。將來便可相助爲理。轉移風俗。此亦切身利害。不可不預養之也。若養之不預。一旦臨事需才。倉卒求之。恐未必適得其人。非所以爲國家慮深遠。而委任或至於失當。皆將誰歸。此於人材加之意也。

朱子曰。古人臨事所以要回互時。是一般國家大事。係死生存亡之際。有不可直情徑行處。便要權其輕重而行之。今則事事用此。一向回互。至於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歟。是甚意思。回互者、周旋委曲之意也。言古人臨事所以要回互者。非有所冀倖之私也。蓋是遇着國家大事。關係死生存亡之際。難以徑情直行。故不得不爲詳愼周旋委曲。度其孰輕孰重而後行。此亦偶一爲之。權而不失其正者也。若論天下事體。原有個正當道理。坦然可行而無疑。自不必存游移之見。今則藉口古人所爲。事事俱用回互。是其輾轉趨避之心。惟知計較利害。將必不顧義理。至於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歟。吾不知其是甚意思。而必欲作此見也。

朱子曰。小人爲惡。千條萬端。其可惡者。不但媚嫉一事而已。仁人不深惡乎彼。而獨深惡乎此者。以其有害於善人。使民不得被其澤。而其流禍之長。及於後世而未已也。小人之惡多端。不但媚嫉妨賢一事。而仁人獨深惡此者。蓋以善人、國之紀也。民之望也。而小人必多方摧折而陷害之。俾無地可以自容。賢良既喪。國事日非。民不得被其澤。而禍流於無窮。其爲惡之大。莫有甚於此者。仁人所以必重其罪而不少宥也。

朱子答張敬夫曰。所疑小人不可共事固然。然堯不誅四凶。伊尹五就桀。孔子仕於季孫。惟聖人有此作用。而明道或庶幾焉。觀其所在爲政而上下響應。論新法而荊公不怒。同列異意者亦稱其賢。此等事類。

非常人所及。所謂元豐大臣。當與共事。蓋實見其可而有是言。非傳聞之誤也。然力量未至此而欲學之則誤矣。張敬夫名栻。學者稱南軒先生。朱子之友也。君子之待小人。有含弘包荒之量。而無疾之已甚之心。故能使彼感其誠而屈服。雖與之共事無不可者。此惟聖人有此作用。如堯之不誅四凶。伊尹之就桀。孔子之仕季孫是已。而明道亦庶幾近之。觀其平日所在爲政。處之綽然。上官皆爲悅從。而百姓無不心服。至論新法病民。反令荊公從容就己。商確而不怒。當時同列。意向異者雖邪正不同。而莫不交口稱其賢。此等事皆是盛德感人不言而化的妙用。類非常人可及。其所言元豐大臣當與共事者。蓋以明道之力量實見其不難自我轉移而有是言。非傳聞之誤也。然在明道則可。若力量未至此者而欲學之。則恐至於同流合汙。且爲彼所轉移矣。安能轉移乎彼哉。要之明道所造是大賢以上事。若我輩則寧學伊川之剛方正直。庶不至於有誤也。

朱子曰。今日有一般議論。只云不要矯激。遂至凡事回互。都揀偎風躲箭處立地。卻笑人慷慨奮發。以爲必陷矯激之禍。此風更不可長。固是矯激者非。只是不做矯激底心。亦是私意。大凡只看道理合做與不合做耳。如合做。豈可避矯激之名而不爲。俗尙日非。大抵要和光同塵。謂凡事不宜矯激。自有此一般議論。遂習成一副心腸。遇事便作回互之見。只揀無是非沒風波處躲閃藏身。自謂得計。卻笑人慷慨論事奮發直前者。以爲必陷矯激之禍。皆相與爲戒。何太自苦。此風最爲壞事。更不可長。夫鄰於矯激者固非。而此立定不做矯激之心。亦何莫非私意。蓋天下事自有箇大中至正道理。只看道理合做與不合做耳。若合做的。自當向前去做。豈可一味回互躲閃。避矯激之名而不爲耶。必若此論。則人皆畏縮退避。國家大事。誰與擔當用力。世靈同流合汙。綱常名教。誰與植立扶持哉。甚矣爲此說者之壞人不淺也。

朱子曰。凡事自有恰好處。理之正當處謂之恰好。增一分不得。減一分不得。過一些不得。不及一些亦不得者也。天下間凡事莫不有理。自有個正當恰好處。以聽人之所行。特人到不得恰好地位耳。

朱子曰。天下事須論一箇是不是。後卻又論其中節不中節。天下只有一是一非。是者須還他是。非者須還他非。方是自然之平。若不分邪正。不別是非。而但欲其平。決無可平之理。此元祐之調停、元符之建中、所以敗也。是非者天下之公理。凡事自有一箇是非。此邪正所由分者。我輩論事。只論其是與不是而已。是非定後。然後論其中節不中節。蓋天下事多不平者。皆因是非不明。故邪正不辨。不知理之所在。是者須還他是。非者須還他非。惟理可以服人。方是自然之平。固不必俯仰隨時。雷同附會。而後爲平也。若不分別其人之邪正與其理之是非。而但欲一概求平。則邪正不相容。是非不兩立。決無可平之理。勢必至於決裂傾危而不可救止。此元祐之調停。元符之建中。所以取敗之由。而令人扼腕也。然則士君子持身處世。矯激固非。反之而爲渾同更不是。惟當本一理以周旋可已。

朱子曰。天下事、亦要得危言者。亦要得寬緩者。皆不可少。隨其人所見。看其人議論。如狄梁公辭雖緩。意甚懇切。如中邊皆緩。則不可。翕受敷施。九德咸事。聖人便如此做。天下事勢不可執一而論。亦要得危言者。剛正以主張之。亦要得寬緩者。委曲以維持之。此兩種皆不可少。隨其人識量所見。看其人議論何如。如狄梁公對武后言語。辭雖寬緩。而意甚懇切。故可以感動其心。而使之悅從。設中邊皆緩。則一味柔軟。全無挽回作用。便不可矣。故翕受敷施。九德咸事。聖人所以備剛柔之美。而不倚於一偏也。

問學者講明義理之外。亦須理會時政。凡事當一一講明。使先有一定之說。庶它日臨事不至牆面。朱子曰。學者若得胸中義理明。從此去量度事物。自然泛應曲當。人若有堯舜許多聰明。自做得堯舜許多事業。若要一一理會。則事變無窮。難以逆料。隨機應變。不可預定。今世文人才士。開口便說國家利害。把筆便述時政得失。終濟得甚事。只是講明義理。以淑人心。使世間識義理之人多。則何患政治之不舉耶。此因或人之問而言學之當立其本也。夫學以明義理爲本。若平日講究義理。胸中了然明白。則他日臨政處事。便從此以爲量度。自然泛應曲當。用之不窮。所謂本立而道生也。蓋凡人之力量。每隨見識以爲消長。有一分見識。即有一分力量。如人有堯舜聰明。自能做堯舜的事業。不待一一理會而後能者。又況事變難以逆料。而隨機應變。存乎其人。非可以預定者乎。今世學者。儘能說國家利害。議時政得失。閒談空言。何濟於事。不若當此閒暇無事之時。相與講明義理。以淑人心。但得曉義理之人多。則一旦出用。皆能有所作爲。何患政治不舉。又豈必一一自我而學之耶。固知爲學惟在急於本務。而無事作泛騖之見也。

因論人好習古今治亂興故等學。朱子曰。亦何必苦苦於此用心。古今治亂。不過進君子。退小人。愛人利物之類。今人都看巧去了。古今治亂興故。雖不可不知。然徒用心於此。將有玩物喪志之病。且恐熟於世故者。未必不巧於立身也。故朱子曰。何必如此。古今治亂之數。大約可以類推。不過進君子。退小人。愛人利物之類則治。反是

則亂。苟知其大體足矣。今人都看巧去了。毋乃過於用心之失乎。

朱子曰。居上克寬。蓋有政教法度而行之以寬。非廢弛之謂也。今人說寬政。多是事事不管。某竊謂壞了這寬。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爲本。然所謂寬者。蓋於政教法度整齊嚴肅之中而行之以寬大。非一味寬緩諸事。聽其廢弛之謂也。今人說寬。多是近於縱容事事不管。而政教法度廢弛甚矣。不且壞了這寬乎。豈居上之道哉。

朱子曰。號令既明。刑罰亦不可弛。苟不嚴刑罰。則所謂號令者。徒挂牆壁耳。與其不道以梗吾治。曷若懲其一以戒其百。與其覆實檢察於其終。曷若嚴其始而使之毋犯。號令所以申之於前。刑罰所以繩之於後。此相須爲用之方。而不可廢焉者也。若刑罰不嚴。則民無所畏懼。雖有號令之頒。亦視爲具文。徒挂牆壁已耳。烏足以服其心志而使之遵守約束哉。故人多謂刑罰從寬。然寬則民輕於犯法。與其不道以梗吾治。益見刑罰之煩。曷若懲一以儆其餘。猶不至禁網之密。與其覆實檢察。期無滿於其終。曷若嚴申科條。俾毋犯於其始。然則刑罰其可弛乎哉。書曰。威克厥愛允濟。而子產爲政。以猛濟寬。夫子稱其遺愛。其可以鑒也夫。

朱子曰。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者也。君子之爲政。要主張這等人。此等人多無以爲生。不能自衣食。或受人欺淩。不能自申訴。故君子爲政。當爲之主張。使之得遂其生養。而不至於無所控訴。此體天地之仁。而亦王政之先及者。不可忽而置之也。

朱子曰。監司不恤州縣之有無。而爲州縣者。又不復知民間之苦樂。蓋不惟學道不明。仕者無愛民之心。亦緣上下相逼。祇求事辦。雖或有此心而亦不能施也。此由不量入以爲出。而反計費以取民。是以末流之弊。不可勝挍。州縣、親民之吏。監司、則其上官也。民間苦樂。惟州縣得而知之。州縣有無。惟監司得而察之。今監司不恤州縣之有無。而州縣又不知民閒之苦樂。蓋不獨平日學道未明。一旦當官。全無愛民之心。亦緣上下相逼。惟以催科賦斂爲能。迫於時勢。急於辦事。雖或有是心。而亦不及施也。此無他故。總由不知量入以爲出。一有費用。計不得不厚取諸民。於是監司索之州縣。州縣索之民閒。而征求無藝。追呼嚴酷。末流之弊。有不可勝挍者。仁人君子、所當清其源。塞其流。以甦民命也。

朱子曰。大抵今時做事。在州郡已難。在監司尤難。以地闊遠。動成文具。惟縣令與民親行之爲易。州郡之於民。其勢相去已遠。至監司則尤遠矣。地既處於闊絕。則民間疾苦利病。一時難以相通。卽相通矣。而欲行一事。亦一時不能及。民動成文具而已。惟縣令與民最親。可以日見而言情。故有利害之事。不難朝發夕至。而其及人爲甚易也。

朱子曰。郡守以承流宣化爲職。不以簿書財計獄訟爲事。郡守方面之官。總領一郡。其任甚重。當以承流德意宣布風化爲已職。若簿書財計獄訟之事。雖亦不廢經營。然俱非其所急。故不以爲事。蓋居其位則當識其大體。若本之不務。而徒紛心於末。則一小吏之能耳。烏足與當重任也哉。

朱子曰。做守令、如胥吏沉滯公事。邀求於人。其弊百端。須嚴立程限。決要如期他限日到。自然邀索不得。

守令之官。要知吏胥作弊。凡遇公事。便想得人財物。故意沈滯。以恣需索。爲弊百端。官府受其蒙蔽。而善良多爲魚肉。最宜痛懲。但須於每項事件。皆嚴立程限以促之。決要如期料理。不容推諉遷延。稍違卽加刑罰。限期急迫。彼將難以延挨。自然無暇需索。而人知我規矩法度。亦不爲其所需索矣。此所以絕其弊之源也。不然。奸胥猾吏。焉能關防得許多哉。

朱子曰。爲守令第一便是民事爲重。其次便是軍政。今人都不理會。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蓋食者民之所賴以生。而兵者則所以衞吾民者也。故守令要務民事爲重。而軍政次之。如勸農桑。寬賦斂。使民有常產而不失其時。則百姓富足矣。聯保甲。時簡練。使民有所恃而不恐。則戎事修飭矣。此職分之所當爲者。今人都不理會。惟以錢穀刑名爲事。何哉。

朱子曰。某人世爲良宰。云要緊處有八字。開除民丁。劃割戶稅。世世傳之。邑宰之事多端。但須擇要緊處行。如開除民丁、劃割戶稅二端。某以是相傳。便世爲良宰。蓋爲令要知百姓利病所在。若民丁老死不爲開除。何以得免丁口之征。使存者不受亡者之累。戶稅推故不爲劃割。何以得清賦稅之籍。使貧者不代富者之賠。此良吏汲汲於此者。正其留心民事而所以能得民心也。

朱子曰。教授之爲職。其可謂難矣。惟是任重而不苟者知之。其以爲易而無難者則苟也。教授有師道之尊。士習之所受裁。必品行端方。足以表率士類。方爲克稱其職。蓋亦難矣。惟能以師道自任而不爲苟且者知之。若謂無簿書考成之累。視以爲易而無難者。則亦苟焉而已。豈有正己化人之實乎。要知寒氈一席。風教攸關。正不得以冷署微員而遂漫不圖報稱也。

朱子答吳尉曰。初官僻縣。遽爲上官獎拔如此。可以爲懼。而未可遽以爲喜。且當痛自檢飭。黽勉王事。謹

終如始。不可便爲恣肆、及萌躁進之心也。仕宦之初。未必熟悉機宜。剖符僻縣。稍易稱職。遽爲上官奬拔。恐自此視天下之事。意若無足爲者。將來覆餗之羞。未必不由乎此。故可以爲懼而未可遽以爲喜。且當痛自檢察。不飾於昭昭而墮於冥冥。深加兢飭。黽勉王事。爲國爲公。罔敢告勞。謹終如始。一以祇懼之心將之。不可便起妄念。放恣自肆。及萌僥倖躁進之心也。卽此便是聖賢學問。豈獨居官寡過已哉。

朱子曰。大抵做官須令自家常閑。吏胥常忙。方得。若自家被文字叢了。討頭不見。吏胥便來作弊。做官須有箇體要。自家總攬大綱。常居於閑靜之地。綽然有餘。得以時時省覽。而分撥庶務。使吏胥各任事者。常見忙迫。不得怠玩。則自無暇作弊。如此方爲得之。若自家不識體要。先被文移叢雜。討不着頭腦。明白則奸胥猾吏。便乘我之冗亂而作弄弊端。無所不至矣。此以簡馭繁。以靜待動之法。居官者不可不知。

朱子曰。當官須有旁通歷。逐日公事開項。逐一記錄。了卽勾之。未了須教了。方不廢事。當官事體煩多。未免易於遺忘。須置一旁通之歷。將逐日公事開項登記。已了者勾除之。未了者速了之。如此則無沈擱耽誤之失。而事自無不舉。是亦居官一大關鍵也。

朱子曰。守官只要律己公廉。執事勤恪。晝夜孜孜。如臨淵谷。便自無他患害。纔是有所依倚。便使人怠惰放縱。不知不覺。錯做了事。此教人以居官之法也。我輩欲守一官。自有正道。只要律己。則公而無私。廉而無欲。處事則勤而不懈。恪而不慢。晝夜之間。孜孜自勵。如臨淵谷。惟恐其有隕越。如此則內不失己。外不廢事。上悅下安。自無

意外患害。此長守貴之道也。若纔有攀援依倚。便能使人放意肆志。恣縱因循。不知不覺。錯做了事。此時既壞官箴。自干法紀。人不能以庇護你矣。何若廉正自守。勤謹奉公者之爲得哉。

朱子曰。官無大小。凡事只是一箇公。若公。做得來也精采。便是小官人也望風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做來做去。只沒下稍。官職雖有大小。而道理只是一箇。惟公而已。凡事苟能至公無私。順理行將出來。自然光明正直。十分精采。縱官卑職小。人未有不望風畏服者。蓋公者天下之正理。得其至公。斯得乎人心矣。若有一不公。便尊如宰相。所斂之事。總不能服人。而議之者已隨其後。只沒下稍也。然則公之一字。眞居官要訣哉。

朱子曰。狀牒煩多。須集屬官同堂商量分判。自無壅滯。此非獨爲長官者省事。而屬官亦各得自效。兼是簿尉等初官。使之決獄聽訟。得熟。是亦教誨之也。州縣長吏之職。大都狀牒煩多。一人恐難獨理。須集屬官於同堂。相與商量其是非。分判其曲直。合衆見以分任。自不至於壅滯。此非獨爲長官者可以從容省事。而爲屬官者亦得以緣事自效。且簿尉初來供職。未甚經歷。若使之決獄聽訟。錬習久之。又可漸熟事體。是亦教誨之也。此一舉而三善備焉者也。

朱子曰。今人獄事只理會要從厚。不知不問是非善惡。只務從厚。豈不長奸惠惡。大凡事付之無心。因其所犯。考其情實輕重。厚薄付之。當然可也。治獄之道。惟在明愼。不是只要從厚。若不問其事之是非與其人之善惡。而一概欲從厚道。則奸惡者無所懲戒。是長其惡而順其奸也。不幾使善良益受害乎。但

當凡事勿先存一成心惟因其所犯之罪考其情實輕重厚薄行吾法之當然而情罪允當則彼既懼吾之明而我又未嘗不行其憫斯人不敢輕犯法而獄稱平允不亦庶乎其可也哉

朱子曰聽訟只與他研窮道理分別是非曲直自然訟少若厭其多不與分別愈見事多爭訟自不能無然俱有個是非曲直聽訟者但在道理上代他窮究分別出來自然兩造屈服畏吾明鑒不敢以非理事相訐而訟可少矣若厭其煩碎因循忽略不與從公剖斷則有理者不得伸無理者無所畏而獄訟繁興愈不可止此糊塗官府可令一日居於民上哉

朱子曰凡聽訟必先論其尊卑上下長幼親疏之分而後聽其曲直之辭爲治以正風教爲先尊卑上下長幼親疏者人之分也曲直者訟之辭也干犯名義罪之大者故聽訟者必先論其分殿犯上之法而後即事察理聽其辭以辨曲直則人倫明而民情亦允服今律例載卑幼謳慝尊長於本罪加等正合此意

朱子曰頃在同安見官戶富家典買田業不肯受業操有餘之勢力以困破賣家計狼狽之人殊使人扼腕每縣中有送來整理者必了於一日之中蓋不如此則村民有宿食廢業之患而市人富家得以持久困之使不敢伸理此最弊之大者此朱子爲同安主簿時所見官戶富家典買貧人田產不肯受業租則歸己而糧懸彼戶累其賠納挾豪強有餘之勢力以坐困破實家計窮窘狼狽之人受累則苦不堪告理則勢不敵令人深爲不平扼腕太息時當作簿縣中每有送來審理者即日代爲判斷了當明白蓋恐稍一遲延則村民伺候艱難未免有宿食之費廢業之苦而市人富家得以持久之計困之使其愈覺受斷後此不敢控告伸理是富者享無稅之田而益富貧者賠無田之稅而

益貧爲弊最大。誠有不忍言者。此不獨同安一邑爲然。然執肯如此留心。讀朱子此言。凡爲司牧者。可以慨然動念矣。

朱子曰。催稅之法。頃見崇安趙宰。俵由子分爲幾限。令百姓依限來納。甚無擾。及過隆興。見帥司令諸邑催稅。而責以十限。縣但委之吏手。恣其乞覓。或以少不滿千。欲作一頓輸納。吏以違限拒之。每限要分外用錢。擾不可言。所以做官難。要通四方風俗情僞。大凡地方事宜。一處有一處情形。一方有一方利弊。有行於此而善。於彼而不善者。如催稅之法。在崇安趙宰分爲幾限。使民依期完納之法。最爲便民不擾。可謂善矣。及過隆興帥司令諸邑責以十限。邑委吏手。因之恣意作弊。有以稅少欲作一限全完者。吏反以違限拒之。不與完納。每限勒索分外用錢。擾害百姓。不可勝言。同一限期催稅也。其利害相懸如此。可見爲官甚難。最要通諳四方風俗情僞。如吏胥之奉行何如。人情之便否何如。利之所在。弊之所伏。又何如。一一體察。毋使胥小得因緣爲奸。方稱爲良有司。不則徒委之吏而慢不經意。即有善法。幾何不轉而爲弊竇也哉。

朱子曰。天下事所以終做不成。只是壞於懶與私而已。只如經界。就行也安得盡無弊。然十分弊也須革去九分。所餘者一分半分而已。今人卻情願受十分重弊。才有一人理會。便去搜剔那半分一分弊來瑕疵之。以爲決不可行。都是這般見識。分明只有箇天下國家。無一人肯把做自家物事看。朱子知漳州。欲行經界之法。續因去任。議

阻不行。故發此言。人能以天下爲己任。與存公天下之心。方做得公天下的事。若有一些懶意。與一毫私心。便就頽靡游移下來。所以終做不成。只爲此二病壞了。卽如今日要行經界。也安得盡無弊。然畢竟所革之弊有九分。所餘之弊止有一分半分。今人卻情願受那十分重弊。才有人理會這事。他便搜尋那一分半分的弊。前來阻撓。以爲決不可行。豈知我輩處天下國家之事。須當徹頭徹尾。和盤打算。計其利多弊少者爲之。不可存箇懶意私心。若都是這般見識。分明是把天下國家的事。不當做自家的事也。安得而不壞哉。

朱子曰。賑濟之策。初且大綱。一細碎便生病。屯田亦然。且理會大處。救荒原無奇策。蓋民飢待賑。刻不容緩。初且料理大綱。揀急着便宜處行之。俾民早沾旦夕之惠。卽早活旦夕之命。若一細碎。便生弊病。事難於理。而民亦迫不及待也。嘗思屯田之法亦然。皆要理會大處大體。既得則零碎條目自可漸舉。不然。恐於事未必有濟也。

朱子曰。自古救荒。只有兩說。一是感召和氣以致豐穰。其次只有儲蓄之計。若待他饑餓時理會。更有何策。救荒之策。當防之於未然。自古只有兩說。一則修德行仁政。簡刑清。感召天和。自然雨暘時若。年穀豐登。此其上也。其次則惟有積貯一法。如耕三餘一。耕九餘三。尙已。後世如常平義倉。倘得人以行之。時其斂散。毋致紅腐。一遇凶歉。亦可少救目前。若待民飢且死而後理會所以救之。則已無及矣。更有何善策哉。

朱子曰。賑濟無奇策。不如講水利。到賑濟時成甚事。又曰。下手得早。亦得便宜。講水利者。修溝洫也。水利修則水無不治。田無不墾。自不至於饑荒。所謂賑濟無奇策。不如講水利也。若民饑待斃。到賑濟時。不過苟且救目前而已。成得甚事。然能急爲料理。多方設法。區處得宜。則民尙不至枕籍道路。所謂下手得早。亦得便宜也。蓋治水力田。一舉兩得。與利於未荒之先。此爲良策。下此則賑濟之方。亦當譬其善者。庶或

少補民命所係。國本攸關。當事者宜急盡心矣。朱子嘗有踏荒詩云。阡陌縱橫不可尋。死傷狼籍正悲吟。若知赤子原無罪。合有人間父母心。痛哉斯言。當各書紳。按救荒事宜。魏禧有先事之策。重農。立義倉。造木櫃置神廟。聽人助穀。凡祝壽祈禱。俱出義穀。制穀贖罪。豫繩教別種。嚴游民之禁。此皆先時急做。不言所利而利甚大。有當事之策。留請上供之米。借庫銀糴糴。捐俸勸賑。興作利民之務。勸富室興土木。均糴。嚴閉糴之法。重強糴之刑。不降米穀之價。多置給米之地。愼擇給米之人。編戶丁牌。定城鄉分結之法。不時巡訪。暫省衙門役期。清獄禁訟。修街道。收棄子。多置空所。以處流民。而嚴其法。有事後之策。施粥、施藥、葬埋。此三策。皆因時制事而有益於救民者也。近代江撫周忱賑荒條例。尤爲詳悉。盡善。臨政者皆不可不知。

朱子曰。粟腐於倉而民飢於室。或將發之。則上下請賜。爲費已不貲矣。官吏來往。又不以時。而出納之際。陰欺顯奪。無弊不有。大抵人之所得。粃糠居半。而償以精鑿。計其侯伺亡失諸費。往往有過倍者。是以貸者病焉。凶荒之備。固需積貯之策。然法立而弊生。於是有奉行故事而澤不下究者矣。故朱子痛切言之。以爲粟腐民饑。正發賑宜急之時。或將發之民。以請於吏。吏以請於官。遲延阻撓。居爲奇貨。苟不以賜。其將得請乎。幸而得請。爲費已不貲矣。此弊見於發賑之時者也。又歲以夏貸而冬斂之。民不能自爲出納。必聽命於官吏。官吏來往。不以其時。此弊見於伺候之苦者也。陰作侵漁之計。欺其不知而盜之。顯爲斛量之增。奪其所餘而取之。此弊見於亡失之苦者也。諸如此類。眞覺無弊不有。大抵發賑者半粃糠。入償者必精鑿。統出納之費而計之。往往過倍。當其凶荒無告。聊紓目前之困。及其既也。輸貸有若科斂。是以貸者病焉。所謂法立弊生。有治法不可無治人也。

朱子曰。吏之避事畏法者。視民之殍而不肯發。往往全其封鎖。遞相付授。至或棄數十年不一訾省。一旦

甚不獲已。然後發之。則已化爲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此論常平義倉之法。而深慨夫奉行之不善也。常平創於耿壽昌。義倉立於長孫平。皆有周人委積遺意。但有司避事畏法。不肯實心任事。周恤民艱。往往封錮遞授。平日全不省視。不幸遇大飢而發之。則已朽同塵土。徒有積貯之空名。而無賑濟之實惠。法立弊生。深可歎也。蓋嘗私心竊論。欲廢盤查。則慮其私侵。欲寬接受。則恐其交諉。欲委任於民。則里巷既難其人。胥吏必生其擾。欲貸粟於官。則出入多失其平。散斂或違其便。皆非計之得也。惟酌古法而稍變通之。歲一出陳易新。順民之欲。糶糴以時。庶無紅朽之患。各郡邑具報價值。納之上官。糴則請之。庶無漏支之慮。其或偶見凶兆。則先期申詳。預計本地之民數。兼通隣封之緩急。勸富助公。驗貧給粟。庶不至有餓殍之憂。是或一道也。然亦在得其人以行之耳。若夫慎選親民之官。使之加意撫循。重農務。禁侈費。謹蓋藏。緩誅求。是又體國經野之本計。非徒特積貯以爲可苟幸無事而已也。

朱子曰。凡事須小心寅畏。仔細體察。思量到人所思量不到處。防備到人所防備不到處。方得無事。大凡處事當小心寅畏以敬持之。而又仔細體察以愼將之。思量到人所思量不到。則慮之熟而不至臨期周章。防備到人所防備不到。則計之周而不至意外生變。如此方能動出萬全而有事如無事也。不然。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矣。可不謹哉。

朱子曰。臨事須是分毫莫放過。如某當官。或有一相識親戚之類。越用分明。不肯放過。當官臨事。須是順理之是非。分毫不可苟且放過。若稍容情面。瞻徇委曲。便都是一團私意。事體何由公平。故朱子自謂某當官。若遇着相識親戚之類。越用分明。不肯放過。非特謂嫌疑所在。恐人議論。亦必如是。始順於理而安於心也。觀于此言。可以知其居心之大公矣。

朱子曰。會做事底人。必先度事勢。有必可做之理方去做。不能則謹守常法。凡事自有箇勢之所宜。會做事底人。自不輕舉妄動。必相其勢有可做之

理。然後去做。故功不勞而事可集。若勢不可爲。則寧謹守常法。猶可免於無過。而不至有叢脞之貽譏。是亦處事之方也。

朱子曰。爲政如無大利害。不必議更張。更張則所更之事未成。必闕然成擾。卒未已也。爲政貴持大體。或國計民生有大利害處。時勢不同。後先頓異。則不得不舉而更張之。若無大利害。惟當謹守成憲。與民相安。倘無故紛更。事終未必可成。而闕然擾亂之勢已不能已。是非惟無益而又害之也。如王荊公行青苗諸法。其弊可見矣。

朱子曰。古之名將能立功名者。皆謹重周密。乃能有成。如吳漢、朱然。終日欽欽。常如對陣。須學這樣底方可。今人率負才。以英雄自待。以至恃氣傲物。不能謹嚴。卒至於敗而已。要做大功名底。越要謹密。未聞麤魯闊略而能有成者。古之名將。能立大功成大名者。皆謹重而不闊略。周密而不粗魯。平時則號令嚴明。臨敵則攻守預備。乃能有以成功。如吳漢、朱然。終日欽欽。不敢怠玩。雖當無事。常若對陣之時。必須學此等人。方可爲將。今人率自負英雄。恃氣傲物。全無謹嚴之心。以此專閫。未有不立見其敗者。大抵功名越大。心越要小。若粗魯闊略。斷非成事之人。匪特爲將宜然也。此與夫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同一意。

朱子曰。今之將帥。率皆膏粱騃子。厭役凡流。物望素輕。既不爲軍士所服。徒以苞苴結託爲事。所得差遣。費已不貲。以故到軍之日。惟務浮斂刻剝。經營賈販。百般搜羅。以償債負。償債既足。則又別生希望。愈肆

誅求。蓋上所以奉權貴而求陞擢。下所以飾子女而快己私。皆於此乎取之。至於招收簡閱。訓習撫摩。凡係軍中急務。往往皆不暇及。軍士困於役使。能者不見優異。其無能者或反親寵。平時既皆悍然有不服之心。一旦緩急何由而恃。兵者國之大事。而尤在將得其人。故朱子有慨乎當時之爲將者而發此歎也。蓋將必夙負重望。方可以彈壓軍心。而又必素有雄才。始能以簡練士卒。今之將帥。率皆膏粱騃子。漫不曉事。或係廝役凡流出身下賤。無銘鍾勒鼎之家聲。又非輕裘緩帶之雋品。物望素輕。士卒不服。迹其平日營謀大都專用苞苴結託權勢。以得差遣。計其賄賂之費。固已不貲。未免挪借稱貸。餽送顯要。始圖一官入手。以故到軍之日。他無所事。惟務浮斂貨財。刻剝糧餉。而且經營錙銖。買販居奇。百般計較。凡可以得蠅頭微利者。搜羅殆盡。以償前日所借之債。負債既償矣。而名利之心愈熾。則又別生希望。思以高其爵位。而愈肆其誅求。上之以是奉權貴之歡。求其提攜陞擢。下之以是飾子女之好。快其佚欲驕奢。皆於此一官中任意取盈。不至於計無遺漏不止。此其用心行事之大凡也。獨不思朝廷畀我以專閫之權者。原有許多重大急務。或招收降叛。簡閱軍容。或訓習隊伍。撫摩士卒。皆於我乎是賴。今惟一心營利。而於此等皆無暇及。雖未少留意焉。又不體恤軍士以養其力。役使不時。俾至重困。其間有才能者。未見特加優異。而其無才能者。或反時見親寵。是居已既已不廉不法。而用人又復不公不明。軍政廢弛。親疎失宜。平日早不足服軍士之心。則臨事又安能得緩急之用。其不至敗乃公事而誤人家國者幾何矣。噫。此固爲將者之罪。而用將者尤不可以不擇也。

朱子曰。今日匱乏。須先正經界。賦入既正。總見數目。量入爲出。罷去冗費。而悉除無名之賦。方能救百姓於湯火。若不認百姓是自家的。便不相恤。經界不正。則稅畝得以隱漏。而豪強愈肆兼并。上既有虧於國。下亦有害於民。此公私所以交困也。故今日欲免匱乏之虞。必須先正經界。正則賦稅之所入者數

目瞭然明白酌其多寡量入爲出罷去一切無益冗費則國用不至不足而於額外無名之賦苛索妨民者盡數悉除方能救百姓於湯火而閭閻庶有起色蓋民爲邦本本固邦寧上之人當視百姓如子有無休戚原不可以不相通若不認是自家的百姓膜而置之便覺痛癢不關恩恤不至而愁苦之聲壅於上聞矣爲民上者其忍使之出於此哉

朱子曰嘗見吳公路作縣不敢作旬假謂一日假便積下一日事到底自家要做轉添繁劇且多粗率不仔細豈不害事居官一日有一日公事非可以躲閃得開更非可糊塗了局必須抖擻精神遇事到頭逐件料理將去庶不至叢脞有誤至作縣令者百里攸關瑣屑繁劇尤不容一刻閒暇若寬下一日假便積卻一日事前件既不及爲後件又復疊至到底自家總推不去定要做的卻因前此寬假下來一時湊集應付不開轉添許多繁劇徒自勞苦且忙亂中多半粗率了當不及仔細檢點豈不有害於事何若隨時區處因事措置不令閒適於前自不至忙迫於後乎此吳公路不敢作旬假者可以爲居官法而朱子之所亟稱也

朱子曰竊問仰窺令甲私計以爲依準舊制募饑民修水利微於數外有所增加以爲興役之資則救災興利一舉兩得又近日巡歷親見原野極目蕭條惟是有陂塘處則其苗蔚茂秀實無以異於豐歲於是益知水利之不可不修若得奉詔悉力經營令逐村逐保各有陂塘之利則民間永無流離餓殍之患而

國家亦永無蠲減糶濟之費。所捐不至甚多。而可以成永久之利。此朱子因賑飢行部。目擊陂塘。私計用饑民以興水利。費不多而事易舉。可以永無旱荒。免於蠲賑。而百民俱享無窮之益也。蓋民飢務在得食。今者發倉廩以賑濟之。坐糜日餼。毫無所事。不如依準舊制。即募饑民以修水利。於所賑數外略增其額。以爲僱募與役之資。則既可救饑餓之災。而又可興陂塘之利。此一舉而兩得者也。邇來巡歷所至。見夫原野之間。其被旱者。蕭條極目。大都係無陂塘乏水所致。惟是有陂塘處。則蓄洩灌溉有資。其苗蔚茂秀實。無異豐歲。迥與他處不同。於是益知田必資水。有水則旱不能爲災。其利甚大。不可以不修也。若得特奉詔旨。便宜行事。悉力經營。當令逐村逐保。各興陂塘。以便蓄瀦。無慮旱乾。則人力可補天時。水深自致土茂。百穀用登。二廩自給。民間不至於流離餓莩。而上亦可永無蠲減糶濟。是此時捐募之費無幾。而異日永久之利無窮。國家之急務。莫過於此。朱子所爲觸目經心。而後之爲國爲民者。宜各知所留意也。

續近思錄卷之十一

教學

此卷論教人之道。見師之所以教者。卽弟子之所以學。惟在辨邪正。定從違。使之循循焉由下學而上達。將希賢希聖。自可廣其傳於無窮也。

朱子曰。後生初學。且看小學書。是做人底樣子。此朱子教人第一步工夫。卽伊川所謂以豫爲先也。小學書畫出聖賢模樣以示人。全是主敬方法。故古者入歲入小學。正以後生初學。俗染未侵。良知良能。皆有可用。且看小學書。熟讀潛玩。便曉得做人底樣子。以爲持敬之方。從此涵養本原。講明義理。而作聖之功。於此立其基矣。

朱子曰。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學先聖之禮樂焉。非獨教之固將有以養之也。蓋理義以養其心。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舞蹈降登。疾徐俯仰。以養其血脈。以至於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其所以養

之之具。可謂備至爾矣。此教人之法也。古者十五入大學。便使之學先聖禮樂。以履中而蹈和。是固非惟教之。蓋將薰陶漸漬以養之。使成其德也。故理義者。禮樂之本也。講明之以養其心。聲音采色者。禮樂之飾也。陳設之以養其耳目。舞蹈降登、疾徐俯仰者。禮樂之節也。肄習之以養其血脈。以至於左右起居游息之地。盤盂几杖器用之需。有箴銘。有戒警。亦必本禮樂之意。以防其非僻之心。養如是其備至。而何今之不然也。此教者之責也夫。

朱子曰。楊龜山既受學於河南程氏。歸以其說教授東南。一時學者翕然趨之。而龜山每告之曰。唐虞以前。載籍未具。而當是之時。聖賢若彼其多也。晚周以來。下歷秦漢。以迄於今。文字之多。至不可以數計。然曠千百年。欲求一人如顏曾者而不可得。則是道之所以傳。固不在於文字。而古之聖賢所以爲聖賢者。其用心必有在矣。楊龜山、熙寧中舉進士得官。聞河南二程子之道。即往從之學。既受學歸。以其說教授東南。如官餘杭及蕭山。一時從遊之學者數千人。翕然趨之。而其所以告之之意。蓋謂唐虞以前無書可讀。聖賢何以若彼其多。自晚周以來。孔子刪定繫作之後。更秦歷漢。以迄於今。其書至不可勝紀。人之所資以爲學者。宜易於古。然其間千數百年。求一人如孔門之顏曾者不可得。則是道之所以傳。固不在文字之多寡。而聖賢所以爲聖賢。其用心於近裏著己者。道必有在矣。及西山李氏請見於餘杭。則其告之。亦曰學者當知古人之學。何所用心。學之將以何用。若曰孔門之學。仁而已。則何爲而謂之仁。若曰仁人心也。則何者而謂之人心耶。李西山、名郁。字光祖。請見龜山於餘杭。其告之之意亦然。大抵引而不發。使之自思。故謂孔門之學在求仁。仁之說謂之人心。

然到底何爲而謂之仁。何者謂之人心。一番理會。未易粗淺尋求。此所以啓西山沉潛玩索之功也。李公受言。退求其說以進。愈投而愈不合。於是獨取論語孟子之書而伏讀之。蚤夜不懈。十有八年。然後渙然若有得也。龜山蓋深許之。李公受言而退。求說以進。愈投愈不合者。思而未得也。然道理躍如。豈遠乎哉。於是獨取論孟而伏讀之。蚤作夜思。至十有八年。然後渙然有得。爲龜山所許可。豈非所謂中道而立。能者從之歟。而公之語學者。亦曰學者於經。讀之又讀。而於其無味之處。益致思焉。至於羣疑並興。寢食不置。然後始當驟進耳。公自渙然有得之後。其語學者。亦曰學者於經。讀之輒厭。不知其味。未嘗思也。惟於此益致思焉。從無疑看出有疑。復從有疑看到無疑。至於羣疑並興。寢食不置。一旦豁然。必驟有所進可知也。觀公此言。而知其得力於龜山者非淺鮮矣。

朱子答孫仁甫曰。讀書窮理。則細立課程。耐煩著實而勿求速解。操存持守。則隨時隨處。省覺收斂。而毋計近功。如此積累做得三五年工夫。庶幾心意漸馴。根本粗立。而有可據之地。學貴遜志。故讀書以研窮其理。則細立課程。有條有緒。耐煩而不躁。著實而不浮。勿正勿助而求速解。學務時敏。故操存以持守其心。則隨時隨處。克治勤修。省覺而動察。收斂而靜涵。勿忘勿荒而計近功。如此日積月累。到三五年工夫無閒。庶幾陶泳志意。植立根基。有可據依之地矣。若不如此循序致謹。而徒尙氣矜。豈所以爲學哉。

朱子曰。今朋友之不進者。皆有彼善於此爲足矣之心。而無求爲聖賢之志。故皆有自恕之心。而不能痛

去其病。故其病常隨在。依舊逐事物流轉。將求其彼善於此。亦不可得矣。朋友取諸麗澤君子以之講習也。而今乃不能日進者。皆因存一彼善於此輒自謂足之心。而不思求爲聖賢。著意向上。於是苟且姑恕。而自治之功疏矣。安能痛去其病乎。所以病根常在吾身。依舊逐事逐物。流轉膠纏。無論其不能爲聖賢也。將復求其彼善於此而已不可得。又何樂乎其有朋友耶。故學者當去其悅不若己之心。而猛省以自進也。

朱子曰。學者輕俊者不美。樸厚者好。輕俊樸厚。各就其資質言之。一則使知自克其偏。一則使知自充其美也。輕俊之人。好尙修飾。則務外之意多。而不肯近裏著己。入道較難。故不美。樸厚之人。操修謹愿。則務學之心專。而可以沈潛善入。進道較易。故好也。然變化消濡。要在學者自勉之耳。

有少年試教官。朱子曰。公如何須要去試教官。如今最沒道理。是教人懷牒來試討教官。某嘗經歷諸州。教官都是許多小兒子。未生髭鬚。入學底多是老大底人。如何服得他。某思量須是立箇定制。非四十以上不得任教官。又云。須是罷了堂除及注授教官。卻請本州鄉先生爲之。如福州便教林少穎這般人做。士子也歸心他。教也必不苟。又云。只見泉州教官卻老成意思。教官所以模範多士也。彼少年試教官者。必爲輕浮淺露無甚學問之人。將來模不模。範不範。有甚焉者矣、乳臭小兒。膺茲清選。其可乎哉。況入學多是老大之人。豈無品望素著者。何以服之。故朱子謂堂除注授可罷也。若請本州鄉先生。則才德優長。鄉評已重。豈有不歸心不率教者乎。甚矣教官一席。職微任大。要在老成重望。而非四十以上不得任也。

朱子曰劉元城有言子弟寧可終歲不讀書不可一日近小人此言極有味劉元城名安世字器之元城人此甚言小人之不可近也一日近小人則終歲所讀之書不足以勝之蓋小人如蛇蠍近之則爲彼所害故賢子弟避小人如畏蛇蠍寧可終歲不讀書不可一日近小人也然非歷過者不知朱子贊其言之極有味欲學者深思而自警之也

朱子曰古人小學只教之以事便自養得他心不知不覺自好了如今全失了小學工夫要補填實難只得教人且把敬爲主收斂身心方可此言持敬乃教人切要之方也敬者徹上徹下工夫小學大學皆不可少但古人小學只教之以事如灑埽應對事長之節皆日用常行底道理便自養得他心住所以習而安之不知不覺自好了如今則從幼無所據守全失了小學工夫到得後來東撈西捉雖儘費力要填補實難故教人無他法只是把敬爲主整齊嚴肅主一無適以收斂其身心身心既不放逸則隨動隨靜中存有主自然酬酢萬變體立用行必如是乃可也持敬之學大矣哉

朱子與魏應仲曰所讀經史切要反復精詳方能漸見旨趣誦之宜舒緩不迫令字字分明更須端莊正坐如對聖賢則心定而義理易究不可貪多務廣涉獵鹵莽纔看過了便謂已通小有疑處即便思索思索不通即置小册子逐一鈔記以時省閱切不可含糊護短恥於質問而終身受此黯暗以自欺也此教人讀經史之法也經史皆有旨趣若潦草讀過急於記誦則我不能見古人古人亦不見我何以有益故凡所讀經史務要反復不厭極其精詳方能漸見旨趣而誦之之法又宜舒徐遲緩不致急迫令字字分明更須端莊正坐中存敬畏如與聖賢相對則此心既定虛靈自生

凡經史義理。易於講究。切不可貪多務廣。以分其心。涉獵鹵莽。以蒙其識。隔膜看過。便謂已通也。其小有疑礙處。即便耐心思索。思而未得。即逐一鈔記册子上。以備省閱再思。或者他時有所觸發。未可知也。否則含糊相混。護短自誣。恥於下人。不肯質問。將記誦雖多。義理無得。不幾終身受此黯暗而自欺以欺人乎。故學者當切求體驗於心也。

朱子曰。教道後進。須是嚴毅。然亦須有以興起開發之。徒拘束之亦不濟事。後進。後輩也。道。引導也。教導後輩。固須嚴毅以督責之。然學者亦怕太拘束。須有以興起其心志。開發其性靈。誘掖獎勸。寬以養之。則彼不知不覺心好乎此。若徒然拘苦束縛之。亦不濟事。程子所謂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也。

朱子曰。後生且教他依本子。認得訓詁文義分明爲急。自此反復不厭。日久月深。自然心與理熟。有得力處。今人多是躐等妄作。誑誤後生。輾轉相欺。其實都曉不得也。此言教後生之法也。後生智識未開。且教他依經書本子。認得訓詁分明。以求道理之流通。認得文義分明。以求立言之旨趣。此爲急務。自此時加溫習。反復不厭。到得後來。日久月深。優游厭飫。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自然心與理熟。有得力處。而其進自不能已矣。今人多用涉獵工夫。踰越等級。妄有作爲。不知讀書窮理爲何事。所以誑誤後生。只是綴緝言語。纂組文章。輾轉相倣傚。務以欺人。其實眼前道理。經書微言。都曉不得。由此觀之。後生當以讀朱註爲入門第一要事。不於此熟讀精思者。難與講學也。

朱子曰。古人教人。非獨教之。亦須有以養之。古人教人立規程。嚴課業。教之之道具在。然豈獨教之已哉。亦須涵育薰陶。使之漸濡而自化。則養之乃所以深於教之耳。

朱子曰。聖人之教。循循有序。不過使人反而求之至近至小之中。博之以文。開其講學之端。約之以禮。嚴其踐履之實。上達卽在下學之中。希心冥悟。闢誇多貪爲失之。聖人之教人也。循序善誘。不過使人反而求之。人倫日用至近至小之閒。博之以文以啓其知。有得於己。則必折衷於人。講明而切究之。約之以禮以貞其守。恐有昏怠。則必嚴加惕厲。實踐而躬行之。蓋文者禮之散殊。禮者文之統會。非博則無以致約。非約則無以統博。二者並進。有以不失其先後輕重之序。而循循焉使人鼓舞而不倦。此聖人之教之所以善也。

朱子曰。凡聖人之言。皆慤實而精明。平易而精奧。凡聖人之立言也。不事浮華。最慤實矣。而理則精切而明顯。不尙奇險。最平易矣。而理則精深而奧妙。若踵事增華而理反幽暗。刻意艱深而理益屑庸。豈聖人之言哉。

朱子曰。古人之教。自其孩幼。而教之以孝弟誠敬之實。及其少長。而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皆所以使之卽夫一事一物之閒。各有以知其義禮之所在。而致涵養踐履之功也。古人之教人也。當其孩幼。天眞未漓。而教之以孝弟誠敬。踏著實地。及其少長。聰明漸啓。而博之以詩書禮樂。諷誦經文。凡此者皆所以使之逐事逐物。盡一己之當爲。循聖賢之成法。各有以知其義禮之所在。向往不差。而後涵養踐履之實功。將從此優游而馴致焉耳。否則人人有義路而不知由。人人有禮門而不知出入。子弟之率不謹。皆父兄之教不先也。然則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可不圖之早哉。

朱子曰。先王學校之官。所以爲政事之本。道德之歸。而不可以一日廢焉者也。至於後世。學校之設。雖或不異乎先王之時。然其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則皆忘本逐末。懷利去義。而無復先王之意。以故學校之名雖在。而其實不舉。其效至於風俗日敝。人材日衰。先王設學命官。儀型多士。所以興賢育才。爲政事之根本。道德之歸宿。不可以一日廢也。後世學校之設。不異先王。然其所以教者。忘本實而重文辭。其所以學者。懷溫飽而棄德義。師弟子相率成風。而先王之意不復有存焉。是以有名無實。風俗敝。人材衰。進無以爲政事之本。退無以爲道德之歸。其效之遠。不如先王也。可嘆覩已。

朱子曰。聖人教人。大槩只是說孝弟忠信日用常行底語。人能就上面做將去。則心之放者自收。心之昏者自著。如心性等字。到子思孟子。方說得詳。聖人教人。所以爲萬世師者。非有他道也。約其大槩。只是說入孝出弟。忠誠信實。爲人人日用所常行底實落語。但人不肯就上面做將去耳。若果能從此做去。一出入便思孝弟。一言行便思忠信。則氣稟不得而拘。物欲不得而蔽。心之放逸者自然收斂。而操之則存。心之昏迷者自然昭著。而雖愚必明。即如言心言性。到子思孟子說得極詳。然究竟子思說庸德之行。推之以至其極。亦只是舜之大孝。武王周公之達孝。孟子道性善。亦指孩提知愛知敬以證之。又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以此知先聖孔子集羣聖之大成。而其所以教人者。實而可循也。

朱子曰。夫子說非禮勿視聽言動。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言忠信。行篤敬。孟子又說求放心。存心

養性。大學又教人格致誠正。程子又發明一敬字。各自觀之。似乎參差不齊。千頭萬緒。其實只一理。只就一處下工夫。則餘者皆兼攝在裏許。聖賢之道如一室。雖門戶不同。從一處行來都入得。但恐不下工夫爾。此朱子揭出孔孟二程要旨。而示人以從入之門也。夫子說四勿。克復之功也。說見賓承祭。持敬之功也。說忠信篤敬。存誠之功也。孟子又說求放心存心養性事天之學也。大學又教人格致誠正明德之學也。程子又發明一敬字涵養之學也。各自其參錯處觀之。似乎頭緒萬千。不可摸捉。其實皆一理也。皆可以入門也。人能就孔孟二程之言。只從其一處著實下工夫。直可兼攝其餘。皆在裏許。省卻東撈西摸。許多氣力也。大抵聖賢之道。如一室然。儘有門戶可入。學者勿趨邪徑。勿由穴竇。從大路上一處行來。平平坦坦。都可入得。但恐工夫不到耳。

朱子曰。前賢據實理以教人。初無立門庭之意。此言君子施教。原不執異同之見也。前賢大公無我。其教人也。祇據著實地。本日用常行底道理以教之。何嘗故立門庭。分彼此同異於其閒。以自峻其閒垣。特是分門別戶者。偏好爲過高。而自異之。知前賢亦不能強爲之同耳。而要之前賢何容心也。

朱子曰。古人上下之分雖嚴。然待臣僕如子弟。待子弟如臣僕。伯玉之使。孔子與之坐。陶淵明籃輿。用其子與門人。子路之負米。子貢之埋馬。夫子之釣弋。有若之三踊於魯大夫之庭。冉有用干卻齊以入其軍。

而奚須雖少能用命也古之人執干戈衛社稷躬耕稼陶漁之事後世驕侈日甚反以臣子之職爲恥此風日變不可復也士君子知爲學者漸率其子弟庶幾可少變乎貢米子路少貧嘗爲親負米百里也埋馬者孔子有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棄爲埋馬也敝蓋不棄爲埋狗也疑出諸此此言子弟盡臣子之職教之貴早也古人上下之分雖嚴然臣僕子弟皆有爲下之分故伯玉之使孔子與坐是待臣僕如子弟也而待子弟如臣僕者尤所以挽回驕侈之風如淵明籃輿及負米埋馬以下諸事或執干戈衛社稷或躬耕稼陶漁古人之爲此類者不一要皆爲君親師用命風何古也後世驕侈日甚不肯循分自安反以臣子之職爲恥此風日變尚可復乎維持挽回之道全在士君子知爲學者漸率其子弟各盡爲下之分習而化焉久而安之庶幾有以復古也

朱子曰聖人教人不過博文約禮而學者所造自有淺深此喟然弗畔所以不同也聖人無隱之教不過博文約禮而深者得之以喟然淺者僅可以弗畔惟學者之所造有異而得力因以不同耳

朱子與長子受之曰早晚受業請益隨衆例不得怠慢日間思索有疑用册子隨手劄記候見質問不得放過所聞誨語歸安下處思省要切之言逐日劄記不得自擅出入與人往還此朱子訓子從師帖中語也受之名塾凡爲學者讀書作文講明義理事非一端然親師取友有當勉者有當戒者皆宜一一理會如進而受業請益則早晚不得怠慢退而思索有疑則日間隨手劄記俟進見則質問聞誨語則思省凡切要之言逐日劄記恐遺忘也不得自擅出入與人往還防怠荒之漸也初到問先

生。有令見者見之。不令見則不必往。人來相見。亦啓稟然後往報之。此外不得出入一步。居處須是持敬。不得倨肆惰慢。言語須要諦當。不得戲笑諠譁。凡事謙恭。不得尚氣淩人。自取恥辱。不得飲酒荒思廢業。亦恐言語差錯。失己忤人。尤當深戒。不可言人過惡。及說人家短長是非。有來告者。亦勿酬答。交游之間。尤當審擇。雖是同學。亦不可無親疏之辨。皆當請於先生。聽其所教。此教以初到之儀。凡一應交接。皆當稟命師長。不得私自出入。及既到之後。居處要持敬。倨肆惰慢。皆不敬也。言語要諦當。戲笑諠譁。皆無當也。凡事要謙恭。若尚氣淩人。矜己傲物。恥辱之階也。至於多飲酒。或閒說人過惡。短長則切戒之。至於偶爾交游。及一堂同學。則愼審之。他如治己資人。不知決擇者。總當請於先生。聽其所教也。大凡敦厚忠信。能攻吾過者。益友也。諂諛輕薄。傲慢褻狎。導人爲惡者。損友也。推此見之。亦自合見得五七分。更問以審之。百無所失矣。但恐志趣卑凡。不能克己從善。則益者不期疏而日遠。損者不期近而日親。此須痛加檢點而矯革之。不可荏苒漸習。自趨小人之域。如此則雖有賢師長。亦無救拔自家處矣。然取友亦有道焉。大抵敦厚忠信。能攻吾過者。直諒多聞之友也。諂諛輕薄。傲慢褻狎。導人爲惡者。便辟善柔便佞之友也。推此類而又加審之。可以知人而無失矣。但親益友而遠損友。仍在立志從善。痛加矯革。庶不至趨入小人之域。而賢師長乃可相勖以有成也。見人嘉言

善行。則敬慕而記錄之。見人好文字勝己者。則借來熟看。或傳錄之而資問之。思與之齊而後已。若既親益友又不徒親之已也。見其嘉言善行。則敬慕而記錄之。以其言行之可法也。見其文字勝己。則熟看傳錄而資問之。以其文字之可師也。冀與之齊而後已焉。斯益友乃眞有以益我矣。

以上數條。切宜謹守。其所未及。亦可據此推廣。大抵只是勤謹二字。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吾雖未敢言。而竊爲汝願之。反之而下。有無限不好事。吾雖不欲言。而未免爲汝憂之也。

以上數條。皆親師取友之切要者。固宜謹守其所未及。而亦可據此類以推廣之。至其所以加功之道。大都只勤謹二字盡之矣。能勤謹則循此以親師。循此以取友。進而日上。爲聖爲賢。有無限好事。雖未敢言而竊願之。不能勤謹。則反此以親師。反此以取友。退而日下。爲愚爲不肖。有無限不好事。雖不欲言而未免憂之也。噫。朱子教子叮嚀諄切如此。凡從師者。可不佩服此帖乎。

朱子曰。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昏怠。出入步趨。務要凝重。不可剽輕。以害德性。以謙遜自牧。以和敬待人。

此言存心之法也。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端莊凝重者、敬也。傾倚剽輕者、肆也。起居坐立之必敬。則有以養其精明之用。而昏惰怠氣不得而干之。出入步趨之必敬。則有以保其德性之良。而邪辟嗜慾不得而害之。由是行己以敬。則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待人以敬。則一團和氣。藹乎可親也。而心存而不放矣。

凡事切須謹飭。無故不須出入。少說閒話。恐廢光陰。勿觀雜書。恐分精力。早晚頻自點檢所習之業。每旬休日。將一旬內書溫習數過。勿令心少有放逸。則自然漸近道理。講習易

明矣。此言讀書之法也。讀書者凡事皆須謹飭。少出入少說閒話。光陰易流。恐廢墜也。雜書非聖人之道。無益身心。役耳目則分精力矣。或早或晚。點檢所習之業。於每旬休暇之日。悉聚而溫習之。勿令遺忘。則書在心目。放逸不生。自然道理畢現。漸近漸親。講習之所以易明也。此亦朱子教子之言。俾其置書齋中。時時警省者也。

朱子白鹿洞規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卽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道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朱子原註。○規首以此者。蓋原設教之所始。見得人道危微之辨。只在天倫秩敘之中。學者舍此。更無所爲學。後世務記覽爲詞章。以釣取聲名利祿。而反於五教之目。闕焉弗講。大非教人之本意矣。烏知帝王立教。明白懇切。直欲天下萬世之人。皆入於聖賢之域。學者能於此盡人道之當然。希聖希賢。豈難馴致哉。然而學道之功。又有其序。故復爲條列於左焉。

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右爲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於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朱子原註。○人於五教。欲盡其道之當然。苟不知其理之所以然。而責其身以必然。道不可得而盡也。於此有爲學之序。其序維何。學問思辨以窮理。篤行以體事。五者相因遞致。則夫思慮云爲之際。其所以明善擇執千百倍其功者。愚而可明。柔而可強。夫然後盡人道之當然。而親義別序信。乃有以秩然其各得也。故次於五教之目。然而篤行則又有修身處事接物之要。復爲條列於左焉。

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右修身之要。朱子原註。○夫子曰。言忠信。行篤敬。易曰。懲忿窒慾。又曰。遷善改過。三言盡修身之道矣。蓋修身莫大於言行。樞機之發。爲榮辱之主。忠信篤敬。則至誠動物。內修所以閑毀也。然而忿慾實足以累吾身。懲之窒之。過於未萌。禁於方動。有定守矣。至於善易忘。過易積。又交惕於吾身。遷之改之。圖其自新。滌其舊染。有定力矣。凡此皆實有依據持循而愼修思永者也。此修身之要也。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右處事之要。朱子原註。○凡人處一事而

未能揆於道誼者。大抵皆謀利計功之私閒之也。正其誼不謀其利。則一切躁戀貪汙之念。無所動於中。而惟誼是視。明其道不計其功。則一切躐等冀倖之思。無所營於內。而惟道是求。自一事以達之萬事。皆以道誼自期。而處之無有不當矣。此處事之要也。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右接物之要。朱子原註。○推行不恕。無以爲應物之用。自反不力。無以爲宰物之本。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則隨所接而人無怨於己矣。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則隨所接而己無怨於人矣。人己兩忘。其道在我。此接物之要也。是規詳而有體。約而有章。行之萬世而無弊者。故朱子每臨講。必惓惓焉。人能以是爲學。以是爲教。道之明與行不重有賴哉。

續近思錄卷之十二

戒警

此卷論戒警之道。蓋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知戒警則善日積。不知戒警則惡日滋。凡修己治人者。皆不可不存此意也。

朱子曰。開卷便有與聖賢不相似處。豈可不自鞭策。讀書開卷。與聖賢相晤對。便求與聖賢相肖似。方是著意向上工夫。若開卷時。披閱聖賢之所言所行。反照自家。便有不相似處。雖日讀聖賢之書。究與身心何補。靜言思之。所愧多矣。豈可不自鞭策乎。大抵學者用心鞭策。須是未開卷時。著實做戒懼愼獨之功。及開卷。又將聖賢言行反之於己。互證參觀。思與之齊之而後已。此纔是眞實讀書。不然。豈惟與聖賢不相似。方且霄壤隔絕。求一二分之彷彿不可得也。

朱子曰。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書可以熟讀而記。義可以細思而精。雖或不記不精。猶容易著力也。惟是人之

爲學。存乎其志。有志不立。則無勇往直前之氣。而有因循退諉之心。更從何處著力乎。祇如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然志之所以不立者。不知病痛之所在而切懲之。終無由奮發以有爲也。人若識得病痛。勇猛向上。貪道義作好人。一切利祿富貴。不足以動其心爲。志斯立矣。如今之人。祇是貪利祿不貪道義。要作貴人。不要作好人。此皆受病之源。宜其志不立而無著力之處也。故學者祇須貴志。

朱子曰。夫人飽食逸居而無所作爲於世。則蠢然天地之一蠹也。故人不可以無作。然作而不敬。其所作也終無成矣。人之生也。盡性命之理。至於位天地。育萬物。其所作爲亦大矣。若徒飽食逸居。無所事事。則爲蠢然天地之一蠹。生何裨益於世也。然或既有作爲矣。而不能齊莊整敕。內無妄思。外無妄動。以收斂此心。則恣意矜張。蕩軼繩墨。究竟無成。蠢然者未必不頑然也。人愼毋爲天地之虛生可哉。

朱子答吳直翁曰。人須先拽轉了自己趨向始得。孔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既志於義理。自是無惡。雖有未善處。只是過耳。非惡也。人若趨向不端。則所志非其志。安能去惡而從善。故先須拽轉了自己趨向始得也。孔子志仁無惡之言。所以立其趨向也。惟志仁則既於義理上用工。雖不能無過。然只是一時之過。可以改圖於後。而豈若爲惡之事。背理反常。終身莫贖乎。以此推之。不志於仁則無善矣。志在於利欲。假有善事。亦偶然耳。蓋其心志念念只在利

欲上。由此推之。志於仁則無惡。志於惡則亦無仁。彼滿腔都是利欲填塞。假有善事。亦偶然未盡泯之良心耳。要其處心積慮。固無一念不在利欲上也。世之志利欲與志理義之人。自是不干事。志利欲者便如趨禽獸之徑。志理義者便是趨正路。要之利欲理義。志既異趨。即判然兩途。不相干涉。所謂道不同不相爲謀也。是故志利欲者。將大遠乎人道。便如趨禽獸之路。偶有一徑可通。皆必潛形匿影以赴之。若志理義者。正大光明。不竇不徑。便是趨坦平之正路。無非日用所常行也。人欲立志。可不端厥趨向哉。

朱子曰。今日士大夫。惟以苟且捱去爲事。上下相咻。以勿生事。不要十分分明理會。且恁鶻突。才理會分明。便做官不得。有人少負能聲。及少經挫抑。卻悔其大惺惺了了。一切刓方爲圓。隨俗苟且。自道是年高見長。風俗如此。可畏可畏。此朱子歎事功之薄。宦途之衰也。程子嘗曰。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爲則彼爲。非甲爲則乙爲。蓋以家事視國事。言我之不得辭其責也。又曰。士處高位則有拯而無隨。在下位則有當拯有當隨。有拯之不得而後隨。言國家重大之事。原難坐觀成敗。豈可隨人步趨。拯與隨正大有權衡也。乃今日士大夫。一味苟且相捱。上下所咻呶者。惟以勿生事不要分明鶻突做不得官爲戒。或有少負能聲。才足任事矣。而一經挫折摧抑之後。又自悔其惺惺了了。分別白黑之過當。於是方正廉隅之概。易而爲圓活變通。隨俗苟且。卻道是年高閱世已深。見識長進。頹風壞俗。莫此爲甚。此不特道德蔑如。即功名亦無濟。不過溺富貴、圖溫飽。其下下者耳。吁。可畏哉。

朱子曰。人須有廉恥。有恥則能有所不爲。今有一樣人不能安貧。其氣銷屈。以至立腳不住。不知廉恥。則

亦何所不至呂舍人詩曰逢人卽有求所以百事非某觀今人不能咬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人有不爲而後可以有爲者恥之於人大也若不能安貧則無廉無廉則無恥其平日奮發之氣如脂如韋銷磨屈抑無以自由安能立脚得住自此沈溺不返居下流而墜深淵則亦何所不至哉烏知逢人自求卽百事皆非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今人不能自家吃苦而卑躬屈節寡廉鮮恥俛首以求人抑何違其本心至是也然實不能安貧之故耳故學道者安貧守賤是第一關戒之勉之

朱子曰康節詩云閒居愼莫說無妨蓋道無妨便是有妨要做好人上面煞有等級做不好人則立地便至只在把住放行之間爾閒居肯說無妨者總爲把不住耳若把得住則刻刻操存些毫不肯放過士希賢賢希聖進一步還有一步工夫如升階之有等級方是做好人但做不好人一失足便墮入其中所謂立地便至也然則把住放行在敬肆閒而邵子所謂閒居愼莫說無妨者卽君子戒懼愼獨之意歟

朱子曰纔有順適底意思便是人欲人欲易流如懷土懷居溺於所處之安皆是順適底意思也然豈待觀之奔放潰決之後哉只纔有此意思便是人欲橫溢之漸不至爲下流之歸不已人亦謹小愼微於便安之地而嚴加存遏庶幾有以自克也夫

朱子曰每事求自家安利處便不是義便不可入堯舜之道須勤勤提省於纖微毫忽之間不得放過堯舜

之道。惟精惟一。推而至於平章百姓。風動時雍。只是無自安自利之心。況利者義之反。若每事必求自家安利處。便與義背馳。便與堯舜之道背馳。然亦不在大也。但纖微毫忽之閒。稍稍放過。已自潛滋暗長於不及覺。而將莫能自禁矣。使非勤力提省。困心衡慮以自決其幾。尚於道義何望哉。有志者當常存敬畏之心也。

朱子曰。游從紛雜。與此輩交處。最易親狎。而驕慢之心日滋。既非所以養成德器。其於觀聽。亦自不美。所損多矣。此言交處之當愼也。天下之易親易狎者。莫如小人。若逐逐於遊從紛雜中。日與此輩交處。不覺侵入其羣。親之狎之。而驕慢之心滋蕩然無復有齊莊嚴恪之念。既非所以養成德器。而且發之爲暴慢之容。鄙倍之辭。何以美人觀聽。所損不已多乎。學者愼之。

朱子答黃冕仲曰。向說小善不足爲重輕。非是以小善爲不足爲。但謂要識得大體有用功處。不專恃此爲本領耳。善之所在。卽當從之。固不可以其小而忽之也。君子爲善。初不以小而不爲。但謂識得大體者。爲能於本領處用功。則自知爲善之可樂。固不沾沾以此重輕也。然則學貴知要。而亦何嘗謂小善之可忽乎。

朱子曰。且道專讀時文。是要做甚樣人。屢試不得。到老只浮沈鄉曲。若因做時文得官。只是一味鹵莽。不

說盡心奉職。爲國爲民。興利除害。心心念念。只要做向上去。逐人鑽刺。求舉覓薦。無所不至。古今不朽之業。莫如立德立功。方成箇人品。今人終日咿唔。爲帖括計。且道專讀時文。是要做甚等之人。倘屢試弗售。到老浮沈。徒寂滅鄉曲閒耳。幸而因此得官。又只一味麤疎鹵莽。凡憂國憂民。心所宜盡。興利除害。職所當爲者。膜外置之。至其日夜圖維。惟是鑽刺徼求。多方攀援。以干上進。蠅營狗苟。亦甘心爲之。苟平旦自思。不知其置身何等也。舉世滔滔。恬不知怪。殊堪悼惜已。

朱子曰。凡是名利之地。退步便安穩。只管向前便危險。事勢定是如此。名利者。人所同欲之物。卽人所交爭之地也。惟安分循理。退步自守。則不與人爭者。自不爲人所怨。便安穩矣。若一味前去。詭遇以弋名。爭先以射利。人所同欲者而一一專之。遂至忌怨叢生。而讒害交作。危險立至。此事勢之必然。人之所當深戒也。

朱子曰。只理會此身。其他都是閒物事。緣我這身。是天造地設底。擔負許多道理。盡得這道理。方成箇人。方可拄天踏地。方不負此生。若不盡得此理。只是空生空死。空具形骸。空吃了世間人飯。見得道理透。許多閒物事都沒要緊。要做甚麼。天地人謂之三才。則吾人一身。上拄天。下踏地。要支撐得住。其所以支撐得住者。道理也。與閒物事全無干涉也。故只理會此身。不徒軀殼踐形惟肖。擔當許多道理。可以彌綸天地。方是全受全歸。方不枉生世上。若於此理夢夢。生無補於時。死無傳於後。直空具形骸。靡飯而已。然則見得道理透者。充塞天地。至大至剛。視一切瑣瑣碎碎閒物事。有甚緊要做甚麼用也。男子拄天踏地。欲成箇人。於朱子此言三復思之。當亦赧然謝躍然興也。

朱子曰。不曾實做自家本分工夫。故亦不能知異端詖淫邪遁之害。吾儒之與異端。如薰蕕冰炭之不可合。但不曾實做自家知言窮理工夫。則先不知薰之爲芬。安能辨蕕之臭。先不知冰之爲潔。安能別炭之汙。而詖淫邪遁之生心害政發政害事者。烏足以知之。甚矣、人當思所以自警而實用其力也。

朱子曰。向來一番前輩。少日麤有時望。晚來往往不滿人意。正坐講學不精。不見聖門廣大規模。小有所立。卽自以爲事業止此。更不求進。荊公所謂末俗易高險塗難盡者。可念也。聖門廣大規模。如顏之若無若虛。曾之任重道遠。是何等事業。所以見其進未見其止。臨深履薄。開衾視手足。天下後世。誦法無窮也。若少時麤有時望。晚來不滿人意。直是廢於半途。蹔於末路耳。所以然者。實由講學不精。未有深造。不曾見得聖門廣大規模。故甘於小就。不復求進。所謂末俗易高、險塗難盡者。荊公之言。不洵可念哉。然荊公能言之而身蹈之。則仍是講學不精。滋其弊也。此夫子所由以學之不講爲憂歟。

朱子曰。視聽與見聞不同。聲色接於耳目。見聞也。視聽則耳目從乎聲色矣。不論心受與不受也。存乎人者。心爲大體。耳目爲小體。但人皆謂視聽與見聞一而已。而不知其爲耳目所司者。實有不同。何也。聲色自外而來。接於耳目者見聞也。若視聽則耳目從乎聲色而自內出矣。心之受與不受。尙未暇論也。夫非禮之端。不能禁外之不來。而能禁內之不往。此克復四勿之功。所以兩在視聽。而君子之耳目期於受治也。

朱子曰。人固有終身爲善而自欺者。不特外面如此而裏面不如此者。方爲自欺。蓋中心欲爲善。而常有箇不肯底意思。便是自欺也。須是打疊得盡。此策人以戒欺愼獨之功也。自欺云者。不但外面然而裏面不然。方爲自欺以欺人也。卽使中心欲爲善而遲回沾滯。常有箇不肯底意思。便是自欺。是非不知私欲之牽縛也。只爲不能實用其力。決去其私欲耳。須是打疊得盡。亦惟力拔其私欲之根而已矣。人可不愼獨以決其幾哉。

朱子曰。吾人所處著箇道理二字。便是隨衆不得。張子嘗言制行以己。非所以同乎人。又曰。必物之同者。己則異矣。必物之是者。己則非矣。皆所謂隨衆不得也。但吾人所處著箇道理二字。更有依據持循。便是隨衆不得。朱子此言。所以發明張子之意者較爲深切。學者處世。決當以理自裁。愼勿同流合汙。流入鄉愿之歸也。

朱子曰。凡事不可著箇且字。鮮有不害事。且者、苟且自安之意。凡事須用一番精神。猛省著力。志之所至。氣必赴焉。方不至餒敗。若但存苟且遷就之心。鮮有不害事者。故夫子言進學之序。先知仁而必終之以勇也。

問、見有吾輩臨終。多以不能終養與卒學爲恨。若大段以爲恨也。是不順理否。朱子曰。也是如此。吾人生順死安。何復遺恨。若終養之悲。卒學之願。臨終以爲恨者。固未爲非是。然揆之生順死安之道。則其尙留遺恨者。多亦是不順理。因言悔字難說。既不可常存在胸中以爲悔。又不可不悔。若

只說不悔。則今番做錯且休。明番做錯又休。不成說話。程子嘗言罪己處不可無。然亦不可常存在胸中以爲悔。恐其沾滯於此。無以自新也。其實又不可不悔。若只管做錯便休。今番如是。明番又如是。恬不思悔。何由改圖。豈成說話乎。當思所以善懲之可矣。

朱子曰。以干祿蹈利爲事。至於語聖賢之餘旨。究學問之本原。則罔乎莫知所以用其心者。其規爲動息。舉無以異於凡民。士之所以異於凡民者。以其志氣高遠。不爲利祿所縈。而能探聖賢之旨趣。究學問之本原。知所以用其心耳。若以干祿蹈利爲事。而罔乎無志於聖賢學問之歸。則識趣卑陋甚矣。至其規爲事業。動息起居。究與凡民奚擇哉。學者可知所自警矣。

朱子曰。事只有箇是非。只揀是處行將去。必欲回互得人人道好。豈有此理。然事之是非。久卻自定。此言處事有獨斷之道也。天下事只有箇是非兩途。但恐揀不到耳。若揀得是處行去。便自心安理得。必要人人道好。委曲回互。豈有此違心徇衆之理。究之公是公非者。直道不泯。人心同然。則此事之是非。久後卻自論定也。然則制行以己。豈以同乎人哉。

朱子曰。大抵以學者而視天下之事。以爲己事之所當然而爲之。則雖甲兵財穀籩豆有司之事。皆爲己也。以其可以求知於世而爲之。則雖割股廬墓。斂車羸馬。亦爲人耳。此言爲己爲人之學。判之於心術之微也。大抵以學者而視天下事。以爲職分所當然而爲其

所不得不爲。則雖甲兵財穀至爲紛擾。瀼豆有司。極爲瑣屑。而本分之內。吾盡吾心。本分之外。不加毫末。皆實得諸己也。若以之邀譽沽名。謂可求知於世而後爲之。則雖割股廬墓。所以明孝。敝車羸馬。所以明儉。其實矯情飾節。推其心亦皆以爲人耳。

善乎張子敬夫之言曰。爲己者無所爲而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以是而日自省焉。則有以察乎善利之間。而無毫髮之差矣。無所爲而爲之謂善。有所爲而爲之謂利。故張子謂爲己者無所爲而爲己。則舜跖分途。判然善利之閒。察之極其明而無毫髮爽矣。否或視天下之事皆有所爲而然。又烏能察乎善與利之閒。而實用其力哉。

朱子曰。謙之爲卦。不知天地人鬼何以皆好尙之。蓋太極中本無物。事業功勞。於我何有。觀天地生萬物而不言所利可見矣。謙之爲卦天地人鬼皆好尙之者。如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暑盛而寒伏。寒凝而暑來。是天道之虧盈益謙也。水滿高峯匯潴大澤。地道之變盈流謙也。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積善之家。必有餘慶。鬼神之害盈福謙也。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人道之惡盈好謙也。然不知天地人鬼何以皆好尙之。蓋大極中沖漠無朕。本無一物。人能全體太極。則如三之勞謙終吉。四之無不利撝謙。一切事業功勞於我何有。況天地原自處於謙也。觀其施生萬物。以美利利天下而不言所利。亦可見矣。然則天地人鬼又何容心也。韓魏公喜雨詩曰。須臾慰滿三農望。斂卻神功寂若無。殆窺見此意歟。

朱子曰。心地不虛。我見太重。恐亦爲道學之障也。心地實明而明本於虛。君子所爲以虛受人也。若不虛則我見過執。因以不明。是以偏蔽塵說障蔽胸中。雖有良師益友。恐無所施其教矣。其

有妨於道學者豈細故哉

朱子曰君子者成德之名也所貴乎君子者有以化其氣稟之性耳不然何足以言君子君子者成德之名謂德性之渾全也然有理義之性即不能無氣稟之性苟拘於氣稟之偏則無以自成其德故所貴乎君子者惟有以化其氣稟絕去剛吐柔茹之累耳否則未足以言君子也

朱子曰儉德極好凡事儉則鮮失奢侈之人越禮犯分故所行多失惟有儉德者知節知止則凡事守分循理鮮有失夫子曰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孟子曰儉者不奪人儉德豈不足尚哉

朱子曰楊綰用而大臣損音樂減騶御人豈可不養素自重耶綰字公權唐時人性清儉獨處一室左右圖書凝塵滿席澹如也世以比山濤楊震蓋其養素自重亦久矣及大歷中用以爲相而大臣之豪奢者率皆靡然改行居則損音樂出則減騶御由是觀之儉德可風已足以儆有位人奈何不養素自重哉

朱子曰夫子乘桴之歎獨許子路之能從而子路聞之果以爲喜且看此等處聖賢氣象是如何世間許多紛紛擾擾如百千蚊蚋鼓發狂鬧何嘗入得他胸次耶聖賢胸次天寬地闊無所不可故海可浮也浮海可從也夫子發之爲歎子路聞之爲喜此等氣象可以靜一世紛擾之場亦可以消百千狂鬧之態山谷稱濂溪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庶幾似之

朱子曰。窮須是忍。忍到熟處。自無戚戚之念矣。此示人處窮之道也。學者內力未堅。學問未到。苟遇困窮。舍忍字外。別無他法。所謂忍者。甘淡泊。喫得苦。咬盡菜根。則百事可做也。若忍到熟處。亦可習慣自然。不生計較。自無戚戚之念。據於中焉。卽此便是堅定內力沈潛學問底工夫。尙肯違其本心。爲暮夜之乞白日之驕哉。

朱子曰。凡日用閒、知此一病而欲去之。卽此欲去之心。便是能去之藥。但當堅守。常自警覺。不必妄意推求。欲舍此拙法。別求妙解也。此示人去病之良方。爲進學者警也。凡日用閒不知病痛所在。則懵懵焉精神元氣任其銷磨耳。若既知此一病而欲去之。豈有他法。亦惟邪氣退聽。便復初體。卽此欲去之心。非卽能去之藥乎。但當堅守是心。常恐其復爲所侵。時時警覺便足矣。假或以此爲拙法而舍之別求。恐卽妄意推尋。未必有此妙解之良劑也。又曰。知得如此是病。卽便不如此是藥。若更問何由得如此。則是騎驢覓驢。卽成一場閒說話矣。藥者所以藥病也。能去病便是好藥。必欲更問緣由。則是騎驢覓驢。東撈西摸。捕風繫影。非眞欲去病者。卽成一場閒說話。豈君子以人治人之道哉。甚矣知病便能去病。無俟他求也。

朱子答楊子直曰。學者墮在語言。心實無得。固爲大病。然於語言中罕見有究竟得徹頭徹尾者。蓋資質已是不及古人。而工夫又草草。所以終身於此若存若亡。未有卓然可恃之實。子直、名方。閩人。學求心得。墮在語言者。訓詁而已。於心則拘滯不化。

實無所得固大病也然學者多務涉獵即求其語言中善爲解說徹頭徹尾究其源竟其委亦罕有見之者蓋高明沈潛之資質已是不及古人而勤學好問之工夫又復草草了事所以終身矻矻循學之名若存若亡槩學之實曾未有深造於其中而默識心融卓然可恃者俗學之弊可勝歎哉

朱子答林擇之曰此學不明天下事決無可爲之理此學者修己治人之學也此學明然後舉而措之可以應天下事而無難不則冒昧苟且決未有能濟者故君子必以講學爲急務也

朱子答許順之曰今時學者輕率大言先將恭敬退讓之心壞了不是小病若實有爲己之意先去此病然後可耳順之名升閩人恭敬退讓謙之道也必存是心方能受益今之學者輕浮麤率大言不慚先將敬讓之心壞了矜己而傲人自足而不求進此非小病也若此病不除不可以爲學有志爲己者所宜痛加檢點耳

朱子曰前賢語默之節更宜詳味吾輩祇爲不理會此等處故多悔吝易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人之辭以情遷也故當語而語當默而默前賢自然之節深宜詳味吾輩言多妄發祇爲不理會此等處即傳所謂將叛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而悔吝安得不隨之乎蓋語默關乎學問甚不可以無節也

問謨於私欲未能無之但此意萌動時卻知用力克除覺方寸累省頗勝前日更當如何朱子曰此只是強自降伏若未得天理純熟一旦失覺察病痛出來不可不知也此意萌動時雖知用力克除然只是強自降服一時壓制病根還在也況云私欲未能無即是天理

未純熟若未得純熟一旦檢點不到依舊發出
病痛旋滅旋生相勝安有已時此豈可不知乎

又問五峯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莫須這裏要分別否曰同行異情只如饑食渴飲等事在聖賢無非天理在小人無非私欲所謂同行異情者如此此事若不曾尋著本領只是說得他名義而已說得名義儘分曉畢竟無與我事須就自家身上實見得私欲萌動時如何天理發見時如何其間正有好用工夫處同行異情固須分別然此易別耳只如饑食渴飲等事聖賢小人同一日用常行也而在聖賢得其正便無非天理之情在小人溺於貪便無非私欲之情此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之說也但說得名義更須尋著本領體認自家於私欲萌動時見得如何於天理發見時見得如何其間昭然不昧蓋天理在人亙萬古而不泯隨甚如何蔽錮而天理常自若無時不自私意而後加以閑存正有好用工夫處

中發出但人不自覺正如明珠大貝混雜沙礫中零零星星逐時出來但只於這道理發見處當下認取簇合零星漸成片段到得自家好底意思日長月益則天理自然純固向之所謂私欲者自然消磨退散久之不復萌動矣蓋天理之難泯滅者雖蔽錮而常自若每於滿腔私意中時時閒發但人不覺耳果能於此發見處當下認取使明珠大貝混雜沙礫者逐一揀擇出來合零星爲片段自家陶鎔日長月益至於理不期存而自存私不期祛而

自然自無待用力克除之煩且難矣若專務克治私欲而不能充長善端則吾心所謂私欲者日相鬬敵縱一時按伏得下又當復作矣初不道克去私意後別尋一箇道理主執而行才如此又只是自家私意只如一件事見得如此爲是如此爲非便從是處行將去不可只恁休誤了一事必須知悔只這知悔處便是天理且夫克治私欲者將以充長善端也若專務克治而不能充長則吾心役役焉日與私欲相鬬敵實恐善端之少不敵私欲之多縱一時降伏又當復作矣蓋天理吾所本有特爲私意所亂克之斯復之使必待克去後別尋又成自家私意故只此一件事知其非則是處便是天理誤而悔則悔處便是天理充長善端不待別尋也孟子說牛山之木既曰若此其濯濯也又曰萌蘖生焉既曰旦晝梏亡又曰夜氣所存如說求放心心既放了如何又求得只爲這些道理根於天性者渾然至善故發於日用者多是善底道理只要人自識得雖至惡人亦只患他頑然不知省悟若心裏稍知不穩便從這裏改過亦豈不可做好人孟子牛山章指點最爲親切牛山之木既濯濯而又萌蘖生仁義之良既梏亡而又夜氣存皆見天理之不容泯滅也又如說學問之道在求放心心既放而可求者亦豈非天理之常在乎大抵人性本善故發於日用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多是善底道理只識得爲難人雖至惡所患頑不知省若稍知不穩便可改便做得好人天理之不沒也如是矣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去只是去著這

些子。存只是存著這些子。學者所當深察也。孟子又言庶民君子去之。存之。只爭幾希者。蓋這些子實判聖愚。一毫走作不得。學者將爲庶民乎。抑爲君子乎。將去之乎。抑存之乎。所當深察致思。留在胸次中。烹治煅煉。使道理成熟。勿只做一場話說也。夫豈但區區方寸省累云爾哉。

朱子曰。杜陵七歌。豪宕奇崛。詩流少及之者。顧其卒章歎老嗟卑。則志亦陋矣。人可以不聞道哉。詩理性情。若與道俱。未爲不可。程子嘗指穿花點水句。惜工部一生爲閒言無用。亦惜其未聞道也。今朱子以杜陵所作七歌。可謂壯矣。宜爲詩流所不能及。顧其卒章歎老嗟卑。則豪宕奇崛之氣。依舊黯淡無色。何志趣之卑陋乃爾乎。使其與聞斯道。隨遇而安。斷不至是。信乎人不可以不聞道也。特此意恐未易爲詩流所識耳。

朱子曰。蠢有衣食之資。便免俯仰於人。敗人意思。此亦養氣之一助也。但不可汲汲皇皇。役心規利耳。衣食所以資生。有缺則不免俯仰於人而氣爲之餒。安得不敗人意思。故但蠢足。便可自立而善念之興。鬱然勃然。莫能摧敗。此亦養氣之一助也。然但當順受而得之有道。不可役心規利。至喪所守耳。

朱子曰。語道術則無往而不通。談性命則疑獨而難窮。惟其厚於外而薄於內。故無地以崇之。此朱子據德箴也。德者行道而有得於心。據者、執而守之也。特是世之人。語道術則無往不通。一若行之有餘者。談性命則疑其獨得之祕。難以窮盡。尙不堪自信於心焉。夫性道一原。豈有異理。惟其才高氣盛厚於外。而蓄淺中乾薄於內。故無以爲崇之之地。并所得者亦恐旋而失之。而難與日新

而不已也。學者
可易言據哉。

朱子曰。匪忠曷勸。匪孝曷程。咨爾學子。永觀厥成。此明倫堂銘詞。欲人顧名而思其義也。人有五倫而君親爲大。若匪忠則天下之事君者何以爲勸。匪孝則天下之事親者何以爲程。儆爾學道之子。相與聚此堂。講此業。以永觀厥成也。可使名存實亡。歎世學之不講哉。

朱子曰。言思忠。動思蹟。過思棄。端爾躬。正爾容。一爾衷。此窗銘也。易於言則思訒忠。輕於動則思顚躓。小有過則思棄捐而從善。凡此皆閑其邪也。端其身範。正其儀容。一其心志。凡此皆存其誠也。學問本原之功。端在此矣。

朱子曰。養君中和之正性。禁爾忿欲之邪心。乾坤無言物有則。我獨與子鉤其深。此琴銘也。履中蹈和。彼則可以陶養其正性。懲忿窒慾。彼則可以禁抑其邪心。乾坤不言而化成物。乃有則以相準。故我與子獨鉤其深。而心藏心寫之也。按蘇氏琴偈云。若云絃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鳴。若云聲在指頭上。何不於君指上聽。朱子意在言中。蘇氏意在言外。亦可互參。

朱子曰。前聖後師。文不在茲。如或見之。有儼其思。此銘講座之詞也。吾道之絕續。亙古迄今。緜緜延延者。將安寄乎。前者之聖。後者之師。得與斯文。豈不在茲。如儻聞焉。如儻見之。有儼有翼。鬱物其思。蓋朱子自任之重。誠難已於中而繼往開來者之斷有屬矣。

續近思錄卷之十三

辨別異端

此卷辨異端。蓋異端不辨。則正學不明。故必於其彌近理而大亂眞者。嚴析之於毫釐。然後人心不爲所惑。而世道庶乎其日隆也。

朱子曰。今人容易爲異說引去者。只是無見識。聖人之書。非細心研究不足以見。觀理既明。卓有定見。則他歧自不能惑我。今人容易爲異說引去者。非有他故。只是胸中全無見識耳。蓋聖人之書。皆所以明道理。苟非平日細心研究。實下體認工夫。則茫無所得。不足以見聖人閫奧。一聞異說。便主宰不定。遂不覺悅而入之矣。故學者必以致知爲急務也。

朱子曰。佛老之學。不待深辨而明。只是廢三綱五常這一事。已是極大罪名。其他更不消說。此朱子斷佛老之罪。而使之無所逃也。蓋其爲學異端。誠不待深與之辨而自明者。如人生在世。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是謂三綱。三綱既立。而仁義禮智信之德行於其閒。是謂五常。今佛老既無夫婦。則並無父子君臣。又何有於仁義禮智信。而三綱五常。廢棄盡矣。夫人所以得爲人

者。以有三綱五常也。而佛老盡廢之。世間之惡。孰有過於此者乎。故卽此一事。罪名已是極大。不必更論其他。盡若彼教將生民幾無噍類。彼亦安得有其徒耶。誠知人類不容終絕。則三綱五常。決不可一日無。此理甚明。人所易見。大本旣失。其餘可知。何世之尙爲所惑也。不亦重可怪哉。

芮國器嘗云。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如何要排佛。朱子曰。只爲無二道。無兩心。故著不得他佛法。道者。事物當然之理。天下之所共由。心者。維皇降衷之良。聖凡之所同具。芮國器旣知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矣。而又謂不必排佛。則是一心以爲儒道。又一心以爲佛道。非二道兩心而何。故朱子曰。只爲無二道。出乎是則入乎非。無兩心。出乎正卽入乎邪。故著他佛法不得。而必欲排而斥之也。夫是非不容並立。邪正難以並行。佛法不排。則聖道不著。豈吾儒之好辨哉。亦有所不得已耳。而何得作參和渾同之見也。

朱子曰。學者往往多歸異教。何故。蓋爲自家這裏工夫欠缺。奈何這心不下。見禪者之說有箇悟門。一朝得入。則前後際斷。恁地見成捷快。如何不隨他去。若知自家這裏有箇道理。不必外求。此心自然各止其所。學者旣從聖道。宜其見異不遷。而往往多歸異教者。何也。蓋人只爲於自家這裏聖賢道理。不肯一力向前。實落用功。學無進益。工夫旣已欠缺。此心遂沒定主。東馳西逐。因奈何他不下。忽見禪者之說有箇悟門。與吾道有次第。有積漸者大別。一朝得入。則前後際斷。覺得恁地見成快捷。省卻許多工夫。如何不忻然隨之而去。若知自家這裏。原有箇平平正正。倫常日用。穩實可行道理。人人各足。不待外求。則此心自有定向。各止其所。而不爲他歧所惑矣。蓋中不足。然後遷於外物。佛教非能引人。多是自家工夫不到耳。可不察諸。

朱子答徐彥章曰。老釋說於靜而欲無天下之動。是猶常寐不覺。而棄有用於無用。聖賢固弗爲也。今說於動而欲無天下之靜。是猶常行不止。雖勞而不得息。聖賢亦弗能也。蓋其失雖有彼此之殊。其倚於一偏而非天下之正理。則一而已。此答論動靜體用之說也。吾儒之學。動靜無閒。體用一原。故寂然未發者。靜之體所以立。而感而遂通者。動之用所以行。二者相須。未有靜而無動。動而無靜者。老釋專以清淨寂滅爲宗。說於靜矣。而屏遺一切。欲無天下之動。猶人常寐不醒。而以有用之精神。棄於無用之地。固聖賢所不爲也。今也欲反其弊。而晝度夜思。一息不停。則又說於動而欲無天下之靜。猶人常行不止。日勞勞於道途。而終不得休息。聖賢亦豈能若是哉。蓋一則偏倚於靜。有體而無用。一則偏倚於動。有用而無體。其失雖彼此不同。而均非天下正理。學者誠知動靜互相。而惟以主靜立人極。則得矣。烏可矯之之過。而反自蹈一偏之失耶。

朱子曰。學佛者嘗云儒佛一同。某言若果然。是又何必言同。只這靠傍的意思。便是不同。爲學自有一定主見。理苟至是。不必求異。亦不必求同。決不倚傍他人。今學佛者動輒推佛而附於儒。以爲儒佛一同。夫凡事有不是處。方有同處。若佛果無不是。自信得過。則直行彼教。何必引儒爲重而言同也。只他這靠傍儒教的意思。便是大不同矣。雖日向人言。其誰信之。矧吾儒萬理皆實。佛氏萬理皆虛。判若天淵。有目者所共見乎。彼學佛者流。想亦自疑其非。而欲援儒以解免也。無如終不可以欺人。祇成其爲自欺而已。噫。

或云。莊列釋氏。皆有大過人者。但爲從別路去。故不可與校是非。朱子曰。既云別路。則須自有正路。祇此

正路別路之閒。便有是非可校。何言不可耶。莊、莊周。列、列禦寇。與釋氏、皆異端也。或云是三樣人。皆有大過人之才。但爲從別路去。不向儒教。然彼亦自行其學耳。不可與校是非也。朱子曰。不然。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原無兩條。既以彼爲別路。則須自有箇正路。祇此正路別路之閒。是非顯然。難以寬假。便自不容不校論矣。何云不可耶。蓋非不明則是不出吾儒正欲直斥其非以講明吾是耳。非好爲辨難之見也。

朱子答李伯諫曰。來書云。形有死生。眞性常在。某謂性無僞冒。不必言眞。未嘗不在。不必言在。蓋所謂性。卽天地所以生物之理。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者也。曷嘗不在。而豈有我之所能私乎。釋氏所云眞性。不知其與此同乎否也。同乎此。則古人盡心以知性知天。其學固有所爲。非欲其死而常在也。苟異乎此。而欲空妄心見眞性。惟恐其死而失之。非自私自利而何。佛氏之說。謂形死而性不死。欲求其所爲眞性常在者。故朱子因李伯諫之言而明辨之。夫物有僞始有眞。性惟一理也。原無假冒。何眞之可言。物有不在始有在。性具於人也。未嘗不在。何在之可言。蓋性之大原出於天。乃天地所以化生萬物之理。如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易云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是也。天以是賦於人。人以是受於天。其理無乎不在。同出一原。非有我所得私也。若釋氏所云眞性吾不知其同乎否也。果其同也。則必如古人盡心知性以知天。此中自有許多窮理格物反躬實踐工夫。其學固有所爲。非欲其死而常在也。苟其異也。則不知天之所以與我者何事。而但欲明心見性。惟恐死而失之。其自私自利甚矣。豈天命之初所爲大公無我者哉。殊不知人之生也。則當踐形以盡性。安能一無所事。其死也。則當體受而歸全。又何有於眞性之不滅乎。多見其幻妄而已矣。

或問今世士大夫。何以晚年都被禪家引去。朱子曰。是爾平生所讀許多書。許多記誦文章。所藉以取利祿聲名之計者。到這裏都靠不得了。所以被他降下。士大夫固嘗學問。則當明義理。乃晚年多入於禪。故或人疑而問之。朱子曰。此無他故。總由平日未嘗實用致知格物工夫。見理不甚明徹。所讀許多書。許多記誦文章。全無實得。所藉以取利祿聲名之計者。到得日暮途窮。覺這裏俱屬無用。靠不著他。所以被他那些清淨了悟話頭。降服下來。若素於綱常名教道理。心解力行。見得此生做不盡。離不得。一息尚存。難以少懈。任彼雖有便捷途徑。亦何能以引我哉。是在士大夫自知其病而返求之可也。

朱子曰。世學不明。異端蠭起。大率皆便於私意人欲之實。而可以不失道義問學之名。以故學者翕然趨之。然諺有之。是眞難滅。是假易除。但當力行吾道。使益光明。則彼之邪說。如雪見晛耳。故不必深與之辨。世學不明。聖教淪衰。異端之流。蠭起而亂天下。其所爲說。大率皆便於私意人欲之實。令人易從。而可以不失道義問學之名。又有所得。洸功易而效捷。以故學者爲彼所惑。翕然從之而卒難挽回也。然而眞假之辨。久當自明。俗語有云。是眞終覺難滅。是假總容易除。學者但當操守堅定。力行吾道之所當然。使綱常名教。益以光明於世。則人皆知趨向正道。而彼之邪說。自無所容其奸。如重陰積雪。見晛而卽消耳。故不必與之深辨而徒煩口舌爲也。此朱子端本之論也。

朱子曰。某數日來。閒思聖人所以說箇格物工夫。盡在這裏。今人都無這工夫。所以見識皆低。聖門下手工夫。全在格物

一著能格物則知無不至而是非邪正自不得以惑我故朱子自謂數日來閒思古昔聖人所以說箇格物工夫盡在這裏若不能辨別得是非邪正何爲格物今人都無這段格物工夫所以胸中茫然見識卑陋而常爲邪說所引去也然則格致之學豈可緩哉

朱子曰釋氏謂人死爲鬼鬼復爲人如此則天地間常是許多來來去去更不由他造化生生必無是理也凡人之生受氣於父成形於母皆從造化源頭發見出來所謂自無而之有也及乎氣盡形散則歸而爲鬼所謂自有而之無也此屈伸消長之理主宰於天地者也今釋氏謂人死爲鬼鬼又復生爲人是天地間來來去去常是許多人鬼自爲輪迴而生生無窮其權更不必由造化矣揆之於理寧有是乎且人既死而爲鬼矣彼何由知其鬼復爲人也不過欲肆其幻妄而以輪迴之說誑無識之愚民已耳其能逃君子之明鑒哉

朱子曰必有親切懇實可以循序而進者乃爲吾儒之學如其不然恐未免陷於佛老之邪說理本切近而精實而用功則有次第故學者必於日用之間求其親切懇實可以循序漸進者而爲之方爲吾儒正大之學不則窮高極渺虛無幻妄恐未免陷於佛老之邪說而不自知此之不可不察也

或曰永嘉諸公多喜文中子朱子曰然只是小他自知定學做孔子不得了才見箇小家活子便悅而趨之譬如泰山之高他不敢登見箇小土堆子便上去只是小文中子王氏名通隋末不仕教授河汾所著書號曰中說永嘉諸公多喜之故或人以爲問朱子曰諸公只是所見者小耳蓋孔子之道至大他自知不能學因見箇小家活子淺近易求便悅慕而趨赴之如人不敢登泰山之高而於土堆子則便放步行上去也要只是所見者小耳夫言學當以道爲志言人當以聖爲志所謂取法乎上僅得乎中也若其自小如此所以流於卑下而不

得爲孔子徒與。

朱子曰。釋氏止是恍惚之間。見得些心性影子。卻不曾仔細見得眞實心性。所以都不見裏面許多道理。政使有存養之功。亦祇是存養得他所見影子。而不可謂之無所見。亦不可謂之不能養。但所見所養。非心性之眞耳。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所自具之理也。聖賢之學。眞見得吾心性中眞實道理。萬物皆備。而加以存養之功。故能造到達天知命地位。若釋氏所爲明心見性者。止是清淨空寂之處。大略見些影子。遂謂盡通了徹。參悟入微。卻不曾眞實見得心性中許多道理若何。他亦嘗做靜坐存養功夫。然亦止是存養其素所見些影子耳。蓋彼之見。見其所見。非吾儒所謂見也。彼之養。養其所養。非吾儒所謂養也。烏足與於心性之眞乎。而安得竊吾儒之說以立言也。

朱子曰。近世學者。溺於佛學。本以聖賢之言爲卑近。而不滿於其意。願天理民彝。有不容殄滅。則又不能盡叛吾說以歸於彼。兩者交戰於胸中。而不知所定。於是因其近似之言。以附會而說合之。凡吾教之以物言者。則挽而附之於己。以身言者。則引而納之於心。苟以幸其不異於彼。而便於出入兩是之私。至於聖賢之本意。則雖知其不然而有所不顧也。此朱子直窮爲學之心術而指其失也。聖賢之言。平淡無奇。不過此大中至正日用常行道理。近世學者溺於佛學高妙。心實喜之。而厭吾道爲卑近。不滿其

意。特以君臣父子夫婦。乃天理民彝所在。難容泯滅。又不能盡反吾說以歸於彼。因之顧彼顧此。兩者交戰胸中。迄無定主。於是陽避叛儒之名。陰爲從佛之實。乃取兩邊近似言語而牽合之。作調停附會之說。凡吾教言物者。則混挽之於己。言身者。則混引之於心。但求幽深虛渺。與佛不異。以便其出此入彼。依違兩可之私。雖知非聖賢本意而不顧也。其爲術亦詭矣。

蓋其心自以吾之所見。已高於聖賢。可以咄嗟指顧而左右之矣。又況推而高之。鑿而深之。使其精神氣象。有加於前。則吾又爲有功於聖賢何不可者。而不自知其所謂高且深者。是乃所以卑且陋也。此近世雜學之士。心術隱微之大病。不但講說異同之閒而已。且其心自以爲是謂所見突出聖賢之上。不難驅之俯而從我。又況我於卑者推之使高。淺者鑿之使深。覺精神氣象。較前有加。以此爲功於聖賢奚不可者。而不知彼之自謂高深者。正其卑陋之極。而背謬不可爲訓者也。此則援儒入佛。其病在心術隱微之閒。爲害甚大。又不但講說異同而已。所以嘗深知之。而欲與學者明辨之也。夫朱子未出以前。王安石、張子韶、以佛旨釋諸經。蘇子瞻以佛旨解易。游定夫以佛旨解論語。呂居仁以佛旨釋大學。程門諸子。以佛旨釋中庸。自朱子出。而其書始廢。蓋惟深知雜學心術之大病。故辨之極力。此其所以上承孔孟。而集羣儒之大成與。

朱子曰。釋氏之捨身飼虎。雖公而不仁矣。仁者雖以萬物爲一體。然推之有本行之有方。豈漫無所差等。而至視身爲輕。視物反重哉。若釋氏之捨身飼虎。彼意以爲至公。而不知仁者必先自愛其身。身之不愛。何能愛物。其爲不仁甚矣。夫吾儒無從井救人之仁人。而墨子有摩頂放踵利天下之兼愛。若釋氏者。墨之流亞而儒之罪人歟。此爲吾徒者。不可不闢異端也。

朱子答陳衞道曰。嘗見龜山先生引龐居士說神通妙用運水搬柴話。來證孟子徐行後長義。竊意其語未免有病。何也。蓋如釋氏說。但能搬柴運水。卽是神通妙用。此卽來喻所謂擧起處其中更無是非。（神通妙用搬柴運水。此龐居士佛家話也。龜山引以證孟子徐行後長之義。以釋解儒。其說不能無病。蓋釋氏不知有理。惟認知覺運動爲性。故謂運水搬柴。卽是神通妙用。而一味率意妄行。盡將理字掉卻一邊。全沒分別。但求其所爲作用者。此卽所謂擧起處其中更無是非者也。）若儒者則須是徐行後長方是。若疾行先長卽便不是。所以格物致知。便是要就此等處微細辨別。令目用閒見得天理流行。而其中是非黑白。各有條理。是者便是順得此理。非者便是逆著此理。胸中洞然無纖毫疑礙。所以才能格物致知。便能誠意正心。而天下國家可得而理。亦不是兩事也。（若吾儒則須講明道理。如徐行後長則是。疾行先長則非是。故用格致工夫。就要從此處微細辨別。常見日用閒天理流行。是非昭著。是者便是順理。非者便是逆理。胸中洞徹明白。絕無纖毫疑礙。所以才能格致。便能誠正。而家國天下可理。此孟子卽徐行一端。而謂堯舜之道盡此者是也。）凡古聖賢說性命。皆是就實事上說。如言盡性。便是盡得此君臣父子三綱五常之道而無餘。言養性。便是養得此道而不害。至微之理。至著之事。一以貫之。略無餘欠。非虛語也。（凡古聖賢所言性命。非屬空虛渺茫。皆就君臣父子三綱五常實事上說。盡性便是盡得此道理而不令有留

餘。養性便是養得此道理而無所作爲以害之。其理至微。其事至著。一以貫之。略無餘欠。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閒。非虛語也。彼釋氏之自以爲神通妙用者。不過知覺運動之能。豈知吾性中自有實理實事。必知之明而行之當。不是空空作用可了者哉。而何可以佛說證儒修也。然則龜山此論。想亦在未受業程子之前歟。

朱子曰。學貴於知道。蘇氏早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謂之知道可乎。蘇氏、謂軾轍也。蘇張、謂蘇秦張儀也。道者、日用之所常行。至當而不易。不可過不可不及焉者也。故君子之學。貴於知道而已。若夫蘇氏早歲學文。拾蘇張之緒餘。是縱橫之徒也。晚年逃禪。醉佛老之糟粕。是清淨之流也。縱橫既涉於功利。清淨又入於虛無。故均不可謂之知道也。

朱子曰。蘇氏文辭偉麗。近世無匹。若欲作文。自不妨模範。但其詞意矜豪譎詭。亦若非知道君子所欲聞。

蘇氏所著文辭。閎偉華麗。近世罕有其匹。欲作文者。似不妨取爲模範。然玩其詞意。大約矜豪譎詭。無光明正大之氣。後生輩學之。心術反爲所壞。故知道之君子。亦有所不欲聞也。

朱子曰。向來見子靜與王順伯論佛云。釋氏與吾儒所見亦同。只是義利公私之閒不同。此說不然。如此卻是吾儒與釋氏同一箇道理。若是同時。何緣得有義利。不同只彼源頭便不同。吾儒萬理皆實。釋氏萬理皆空。陸子靜。名九淵。學者稱象山先生。其學近於禪者也。嘗與王順伯論佛。謂其所見與吾儒同。蔽義利公私之閒。不能無少異耳。夫義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吾儒之學。正誼不謀利。至公而無私。若果其同也。則儒釋止此一箇道理。又何有義利之不

爾平所以然者只爲源頭處便自不同吾儒踐形盡性事事著己故萬理具足於心而皆實釋氏虛無幻化希心頓悟故萬理一切遺棄而皆空相去奚啻霄壤烏得援儒入釋混釋於儒而作此自相矛盾之論哉此朱子所以深闢之也

朱子曰陸學固有似禪處然婺州朋友專事聞見而於自己身心全無功夫所以每勸學者兼取其善要得身心稍稍端靜方於義理知所決擇非欲其兀然無作以冀一旦豁然大悟也陸子靜之學遺卻格致工夫專以靜坐頓悟教人固有近似禪處但邇來婺州朋友則又專事見聞馳情外騖而於自己身心全無存養工夫恐其徒道問學而不知尊德性故每勸學者兼取彼之善處返之身心稍稍端靜不致妄動然後安詳整暇方能於義理之間知所決擇此則因病發藥矯其太過而進其不及非欲其學陸之兀然靜坐無所作爲以希一旦之冥悟也觀於此言則知陸學之非固朱子所深斥而世之學陸者正不得有所藉口而作調停傅會之說也

問釋氏有豁然頓悟之說不知倚靠得否朱子曰某也曾見叢林中有言頓悟者後看這人只尋常如陸子靜門人初見時常云有所悟後來所爲卻更顚倒錯亂看來所謂豁然頓悟者乃是當時略有所見覺得果是潔淨快活稍久卻漸漸淡去了何嘗倚靠得叢林釋氏所居也釋氏之說專以頓悟爲主或問其所得力處不知可倚靠得否朱子曰某也曾見叢林中常爲此說後看此等人俱只尋常非能眞知性命者和陸子靜之學亦尚頓悟差與禪同門人學其學者初見時常云有悟到後來觀其所爲卻更顚倒錯亂茫然無以自主似此看來彼之所謂豁然頓悟者大抵是靈覺光影略有見地當下一時如此稍久漸漸淡去終是毫無實際向之所見不過如

電光石火。恍惚爲象而已。安能倚靠得長久耶。若吾儒性命之理。至精至微。細入毫芒。無一非實。苟有所見。自終身用之不盡。豈釋氏可同日語哉。

朱子曰。近年以來。乃有假佛釋之似。以亂孔孟之實者。其法首以讀書窮理爲大禁。常欲學者注其心於茫昧不可知之地。以僥倖一旦恍然獨見。然後爲得。蓋亦有自謂得之者矣。而察其容貌詞氣之間。修己治人之際。乃與聖賢之學。有大不相似者。聖賢之學。全在讀書窮理。以求深造自得。小之形於容貌詞氣。大之見於修己治人。莫不有眞實工夫存焉。乃近來一種學問。直假佛釋之似。以亂孔孟之眞。其法專以讀書窮理爲禁。惟令學者瞑目靜坐。常注心於藐茫閣昧不可知之域。以僥倖於一旦恍然獨見而有得焉。而學其法者。亦有自謂已能得之。宜必有大過人者矣。至察其容貌詞氣之間。修己治人之際。乃與吾聖賢之學背謬已甚而絕不相似。吾不知其所得者果安在也。夫廢格致之功。而空腹高心。妄希冥悟。古今來豈有是學乎。此名爲儒而實逃入於禪者。得不斥之爲異端哉。

朱子答吳公濟曰。來書云。夫子專言人事生理。而佛氏則兼人鬼生死而言之。某謂不知生死人鬼爲一乎。爲二乎。若以爲一。則專言人事生理者。於死與鬼神固已兼之矣。不待兼之而後兼也。若須別作一頭項窮究。則是始終幽明欲有閒隔也。人鬼死生。原無二理。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此夫子專言人事生理之意也。今佛氏兼言之。其視死生人鬼爲一乎。爲

二乎。若以爲一。則知生之道。卽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卽盡事鬼之道。不待煞言之而其理已無不在其中。則固兼之矣。若思別作一項窮究。則是分而爲二。而始終幽明。卻有閒隔也。夫佛氏地獄輪迴報應之說。皆言死言鬼。好爲怪誕不經。而於人事生理。反茫然全無理會。其爲誣世惑人甚矣。豈吾儒所樂道哉。

朱子曰。異端之學。以性自私。固爲大病。然又不察氣質情欲之偏。而率意妄行。便謂無非至理。此尤害事。近世儒者之論。亦有近似之者。不可不察也。性卽理也。降衷各足。萬理皆備。固大公無私者也。但人自有生以後。或爲氣質所拘。情欲所蔽。則必用知行交進之功。以全乎天所以與我之理。此吾儒盡性之學也。今異端以性自私。不知有理。惟欲冥心見性。其病爲已大矣。又不察氣質情欲之偏。據其所見。一味率意妄行。便謂無非至理。則其害事尤有甚焉。其大悖於吾道者。正在於此。乃近世儒者之論。亦有指空虛爲性。而全無窮理工夫。或近似其說者。陽儒陰釋。最爲惑人學者不可不察也。朱子此言。蓋爲象山而發歟。

朱子稱李延平先生曰。異端之學。無所入於其心。然一聞其說。則知其詖淫邪遁之所以然者。蓋辨之於錙銖秒忽之閒。而儒釋之邪正分矣。言延平先生平日。其於異端之學非聖人之道者。旣無所入於其心矣。然邪說橫流。無所不至。而先生一聞其說。卽能知其詖淫邪遁之所以然。而直窮其受病源頭。且辨之於錙銖秒忽之閒。毫不爲所蒙混。而儒釋之邪正。判然分別。蓋其心事光明。常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故能如此。其衞道之功良匪小矣。

問昔有一僧。每自喚主人翁惺惺著。謝氏亦有常惺惺之說。是同是異。朱子曰。謝氏之說。於身心事物上皆有工夫。若禪家所見。只見得個主翁便了。其動而不中禮者。俱不管矣。且如父子天性。父被他人無禮。子須去救。他則不然。子若有救之之心。便是被愛牽動。便是心昏。主人翁若如此惺惺。成何道理。主人翁。指心也。

惺惺者。常提醒之。使不至於昏昧也。禪家以明心爲教。故一僧每自喚主人翁惺惺。而上蔡謝氏亦有是說。或人疑之。而問是同是異。此儒釋相似而實不同者。朱子因辨之曰。謝氏所謂常惺惺者。是平日存誠主敬於心身事物上念念戒懼。時時省察。欲其不至懈忘昏昧。皆有實落工夫。非如禪家所見。只是冥然寂守。攝弄精神。得箇主翁。便謂一了百了。此外人倫日用。許多事務。動不中禮者。以爲俱可遺棄而不管矣。卽舉一事言之。且如父子天性至親。若父被人加以無禮。子須往救。方是心理之安。彼則不然。謂一往救。便被愛所牽動。卽是心昏。必也寂守此心。聽之不顧方可。夫所貴乎主人翁者。以能處事順理。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也。若但如此惺惺。則滅絕天性。一槁木死灰而已。成何道理。此儒釋大相懸處。正學者所當深察而不可誤認爲同也。

朱子曰。禪學最害道。老莊於義理絕滅猶未至盡。佛則人倫已壞。禪則又將許多義理。埽滅無餘。故其爲害最深。老莊禪學。俱係異端。並與吾道爲敵。而其害之大者。則惟禪學最甚。蓋老莊雖主清淨無爲。然猶託於道德之說。於義理未盡滅絕。佛則棄君臣父子夫婦。已大壞人倫矣。及一變而之禪。則更說祕幽渺。名爲明心見性。而實則虛無寂滅。將天地間許多當然道理。一切埽蕩無餘。其說彌近理而大亂眞。不特可以愚庸衆之耳目。欺其不知。而且可以惑賢智之心思。迷而不悟。爲害最深。所當深拒之以爲衛道計也。

或有言修後世者。朱子曰。今世不修。卻修後世。何也。既爲今世人。卽當修今世之事。臣忠子孝。兄友弟恭。夫倡婦隨。皆此生不可不爲者也。而今乃從釋教離而去之。必欲種因果爲來生計。曰。吾以修後世也。夫後世茫茫不可知矣。舍其眼前現在之事。而圖爲未來無影之修。抑何惑之甚耶。朱子所以深闢之也。

朱子曰。某於釋氏之說。蓋嘗師其人。尊其道。求之切至矣。然未能有得。其後以先生之教。校夫先後緩急之序。於是暫置其說。而從事於吾學。其始蓋未嘗一日不往來於心。以爲俟卒究吾說而後求之。亦未甚晚耳。非敢遽絕之也。乃一二年來。心獨有所自安。雖未能卽有諸己。然欲復求之外學。以遂其初心。不可得矣。朱子自言當在少時。於釋氏之說。亦嘗奉其人而師之。學其道而尊之。求之可謂切至矣。然究竟疑而無得。及從延平先生之教。校夫學問先後緩急之序。於是知聖賢大中至正道理。暫置其說。而從事於吾儒之學。其始緣爲異說先入。雖間或有疑。而未嘗一日不往來於心。以爲俟吾卒學於正道而後求之。亦未敢遽以彼爲非而絕之也。乃一二年來。服習吾道者久。識見漸明。心思獨有所安。始知此之爲是。彼之爲非。雖於聖賢學業未能卽有諸己。而志向既定。不爲異說所移。欲復求之外學。以遂向之初心。不可得矣。此可見人之惑於異端者。必其未嘗有得於吾道。誠返而自得其大中至正之歸。則彼之說自不難於立辨。而担之惟恐不至矣。尙何惑之有哉。噫。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有志斯道者。尙其各務反經之學也夫。

續近思錄卷之十四

總論聖賢

此卷論聖賢相傳之統。而諸子附焉。蓋自堯舜以來。傳之孔子。孔子傳之顏曾。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遂無傳焉。楚有荀卿。漢有董仲舒、揚雄、諸葛亮。隋有王通。唐有韓愈。雖未能傳斯道之統。然其立言行事。有補於世教。皆所當攷也。迨於宋朝諸儒嶄起。時則周子倡之於先。二程子張子遂從而推廣之。而聖學復明。自龜山親受業於程門。載道而南。若羅若李。一脈授受。至我朱子集其大成。一時師友相承。幾上擬於洙泗。蓋天開斯文之會也。朱子嘗輯近思錄。終以四子。以明道統之復續。愚今輯續近思錄。終以朱子。以見道統之攸歸。學者誠由是而入焉。則庶乎其不

差矣。

朱子曰。儒教自開闢以來。二帝三王、述天理、順人心、治世教民、厚典庸禮之道。後之聖賢。遂著書立言以示後世。二帝、堯舜也。三王、禹湯文武也。典、五典。禮、五禮。書所謂天敘有典。天秩有禮。是也。言儒者之教。自有天地以來。帝王相傳。所以述天理之本然。順人心之固有。爲治萬世教萬民。厚五典庸五禮之道。後之聖賢。遂因而修明之。著書立說。以闡發其遺蘊。而昭示乎後世。使人知所遵守。蓋古今無二道。卽無二教。前有帝王。後有聖賢。統系相承。源流同貫。可考而知。

朱子曰。夫子之所志。顏子之所學。子思孟子之所傳。皆是學也。道一而已。孔顏思孟。一脈相承。豈能舍是以爲學哉。故志者志此。學者學此。傳者傳此。外此則爲異端之學矣。可不愼與。

朱子曰。古之聖賢。從本根上、便有惟精惟一功夫。所以能執其中。徹頭徹尾。無不盡善。後來所謂英雄。則未嘗有此功夫。但在利欲場中。頭出頭沒。其資美者。乃能有所暗合。而隨其分數之多少。以有所立。然其或中或否。不能盡善。則一而已。精者擇之明。一者守之固。古之聖賢。從立地根本上、便有惟精惟一功夫。不參於疑似。不閒於二三。所以能得無過不及之中。而允執之。而自首至尾。所行之事。無不徹底盡善。雖其質性之

美。良由學問到也。若後來英雄一流。平日未嘗下此功夫。但在利欲場中出沒。有一等資美者。率性而行。亦能於善處有所暗合。而隨其所合分數之多寡。以各有所自立。然究竟欠擇執之功。故或中或否。而終未能盡善。則一而已。蓋聖賢自是聖賢地位。英雄止是英雄本色。故學者必以進之於道爲貴也。

朱子曰。曾子平日是箇剛毅有力量、壁立千仞底。觀其所謂士不可以不弘毅。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底言語。可見雖是做工夫處比顏子覺麤。然緣他資質剛毅。先自把捉得定。故得卒傳夫子之道。志氣柔靡人最不濟事。以無任道之勇。故非載道之器。若聖門曾子平日。是個剛強不屈。嚴毅不撓。最有力量如壁立千仞氣概。觀其所言士不可以不弘毅等章。可見其做工夫處。雖比不得顏子細膩。覺較近麤。然因他本來資質。原是剛毅邊人。識力堅凝。把捉得定。故能一力向前。不爲他歧所惑。而卒以傳夫子之道。與顏子共稱。故學者必以剛毅爲貴也。

朱子曰。子思別無所考。只孟子所稱。如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再拜稽首而不受。如云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之類。這是甚麼樣剛毅。天下最貴重者道德。然非剛毅的人。便無擔當力量。鮮不爲勢利所屈。若子思標使者之事。與答魯公之語。大有壁立千仞俯視一切之概。目中何嘗有當日諸侯。如此嚴毅。方眞

是能以道自重者。曾子子思而後。惟孟子有此氣概。可知聖道相傳。專賴有此種人也。

朱子曰。孟子說滕文公便道性善。他欲人先知得一箇本原。則爲善必力。去惡必勇。性命於天無有不善。故人人皆可以爲堯舜。人之不肯爲善去惡者。只是曾昧其本原耳。孟子見滕文公便道性善。欲其先曉得一箇本原所在。以見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庶幾發憤爲雄。力於爲善。勇於去惡。以復其本然之初。此是孟子教人得大頭腦處。當時邪說橫流。言性不一。惟孟子以性爲善。令人認取本原。可謂得所宗矣。

朱子曰。學者須要有廉隅牆壁。便可擔負得大事去。如子路世閒病痛都沒了。親於其身爲不善。直是不入。此大者立也。問子路此箇病。何以終在。曰。當時也須大段去做工夫來。只打疊不能得盡。再求比子路大爭。廉、有分辨也。隅、如物之有隅而端方也。牆壁喻界限嚴固也。學者須要有廉隅牆壁。操守峻厲。一毫不苟。便可擔負得大事去。所謂人有不爲而後可以有爲也。如子路生平。凡世閒病痛的事。他都沒了。至親於其身爲不善者。直是不入。觀其所言。可以知其氣概。此大者立也。能如子路。何患不成人品。問者謂子路既知不善不入矣。而未免仕於權門。此個病何以終在。朱子曰。子路當時也須大段去做工夫來。但未到純粹地位。打疊不能得盡。然畢竟不苟且阿附。若冉有爲季氏聚斂。比子路大爭矣。大凡操守不立之人。終不可與任事。故觀人必於其所守也。

朱子曰。孟子後荀揚淺。不濟事。只有王通、韓愈、好。不全。孟子既沒。聖學失傳。荀況揚雄。俱不識性。所見甚淺。不濟於事。只有王通天姿甚高。而大本領處不曾理會。韓愈學見原本。而工夫未純。故雖好而不全也。然唐三百年。識正學者。惟一昌黎。較之文中子又似爲過之也。

朱子曰。漢儒惟董仲舒、純粹。其學甚正。非諸人比。漢四百年。識正學者。惟一董仲舒。今觀所言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心術何等純粹。學術何等正。大漢唐以下諸儒皆不能及。亦可稱一代大儒矣。

朱子曰。諸葛武侯常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而其治蜀也。官府次舍橋梁道路。莫不繕理。而民不告勞。是亦庶乎先王之政矣。王政不施小惠。大綱張。細目舉。事集而民不煩。觀孟子譏子產惠而不知爲政。章可見。諸葛亮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最得爲治大體。至其治蜀。則又不忽庶務。凡官府次舍橋梁道路。莫不繕治修理。而民未嘗告勞。庶幾合乎先王之政矣。程子謂其有王佐之才者。其信然乎。

問陸宣公比諸葛武侯如何。朱子曰。武侯氣象較大。恐宣公不及。宣公名贄。唐代名臣。嘗上奏議論天下事甚悉。緯有經濟之才。但比諸葛武侯。則王佐之器。其所設施。氣象較大。似非宣公可及。然在漢唐。如二公之品。皆係純臣。特以才相提而論。則不能無大小耳。

朱子曰。韓退之卻有些本領。非歐陽公比。原道其言雖不精。然皆實。大綱是。韓文公一生學問。見於諫佛骨表。識見高。持論正。卻有些本領。非歐陽永叔可比。至原道一篇。以愛之理爲仁。遺卻心之德一邊。所言雖未精當。然皆實說道理。大綱已是。卽微有見不到處。無害其爲學之正也。唐儒惟公首推信然。

朱子曰。明道渾然天成。不犯人力。伊川工夫造極。可奪天巧。明道之言。發明理致。通透灑落。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卽事明理。質慤精深。尤耐咀嚼。然明道之言。一見便好。久看愈好。所以賢愚皆獲其益。伊川之言。乍見未好。久看方好。故非久於玩索者。不能識其味。此論二程夫子之造詣教人也。明道鄰於生知。不假人力。伊川全用人力以奪天巧。一則漸近自然。一則功夫詣極。此其造詣然也。至其教人之言。明道發明通透。善於開發。故人一見便知。久而愈覺其妙。無論賢愚。皆獲進益。伊川質實精深。耐人尋味。故乍見不知其好。必待玩索之久而後有得。但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善學之則日進於高明。不善學之則恐流於空蕩。若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使人有所依據。尤爲易學。故朱子又曰。明道所處。是大賢以上事。伊川所處雖高。其實中人皆可跂及。又曰。明道說話超邁。不如伊川說得的確。又親切。然二程皆百世師表。在人善學之可也。

朱子曰。伊洛拈出敬字。直是學問始終。日用親切之妙。堯舜以來。聖聖相傳。心法不越一敬。故聖學就此立根本。凡事都從此做去。伊洛拈出敬字。上接千聖之傳。直是學問徹始徹終。日用至親至切之妙。俾學者有所持守。存養省察。以爲希賢希聖階梯。其功不淺。故朱子又曰。程先生之有功於後學。最是敬之一字有力也。

朱子曰橫渠用功最親切可畏學者用功須是如此張子苦心力學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著正蒙時夜坐徹曉極力探索其平日用功最爲親切令人可畏學者用功須是學他如此方有進益不則悠悠忽忽終濟不得事故朱子特舉之以相勖也

朱子曰氣質之說始於張程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前此未曾有人說到人性皆善其有不善者氣質之性也夫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又曰惟上知與下愚不移便是說氣質矣但未明言之耳至程子分明指出示人嘗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橫渠則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蓋自孔曾思孟所後無人說到此道理而程張始言之俾學者曉然於性之本善不得自安於氣質而諸家妄言性者俱廢其有功於聖門而有補於後學也詎淺鮮乎哉

朱子曰游楊謝三君子初皆學禪後來餘習猶在故學之者多流於禪游先生大是禪學游酢楊時謝良佐三人皆程門高弟初皆學禪自見程夫子盡棄其學而學焉然到後來餘習尚在未能盡除故從之學者多流於禪而游則大是朱子嘗謂是程先生當初說得高了他們只晾見上一截少下面著實工夫故流弊至此游定夫更穎悟其入禪學比楊謝更深也伊川自洛歸見學者凋落多從佛學獨有楊謝二君不變因歎曰學者皆流於佛矣惟有楊謝二君長進

朱子曰龜山先生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羅公一人而已延平先生

從之學。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何。如而求所謂中。若是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眞有在於是。龜山之學。傳之羅豫章。豫章傳之李延平。皆二程先生嫡派。自龜山載道而南。弟子千餘。而能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者。惟有羅公一人。可知善學者之難得也。及延平從豫章學。講誦之餘。終日危坐一室。惟用存養工夫。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何如。而求所謂中者。沈潛之久。覺有所得。而知未發之中。萬事萬理。靡從此出。而道之大本實在焉。此孔門心法。惟李先生獨能見及。其所爲靜坐者益實。常存敬畏。靜驗吾性之所從來。以得天理之本然。非如異學之瞑目靜坐。止求見心而不知所謂性也。厥後先生傳之朱子。而聖學大彰。溯厥淵源。誠深人仰止云。

朱子曰。南軒疾革。定叟求教。南軒曰。朝廷官爵莫愛他的。一朋友在左右扶掖求教。南軒曰。蟬蛻人欲之私。春融天理之妙。語訖而逝。張南軒學問純粹。踐履篤實。病將危時。友人請教。示以莫愛朝廷官爵。蓋人惟有所愛乎官爵。故戀戀不忘。而此心純是人欲之私。不顯乎天理矣。既又曰。人欲之私。當使盡除。如蟬之蛻。天理之妙。當使流行。如春之融。蓋其平日辨析於義利者既深。故雖當死而猶以天理人欲爲訓。其品行之醇。不可多得。朱子所以重惜之也。

朱子曰。張敬夫生有異質。穎悟夙成。忠獻公愛之。自其幼學而所以教者。莫非忠孝仁義之實。既長。又命往從南嶽胡公仁仲先生。問河南程氏學。先生一見。知其大器。卽以所聞孔門論仁親切之指告之。公退

而思若有得也。以書質焉。而先生報之曰。聖門有人。吾道幸矣。敬夫生而穎敏。姿性過人。其父愛之。自幼卽教以仁義忠孝之實。長命從胡仁仲先生問二程學。先生一見知其他日必成大器。卽告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公退思若有所得。遂以書相質證。先生答之曰。聖門有人。吾道之大幸也。蓋其生質之美。而又得於父師之教。其根本已先立矣。公以是益自奮厲。直以古之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一篇。昏夜觀省。以自警策。所造旣深遠矣。而猶未敢自以爲足。則又取友四方。益務求其學之所未至。公因是益加奮厲。不自安於近小。而期至於古之聖賢。作希顏錄以時警省。早夜勤脩。深造有得。猶不敢自以爲足。則又訪取四方同志之友。相與劘切。以益求其學之所未至焉。是其自治之勤。而復得於取友之益。其詣力爲更深矣。蓋玩索講評。踐行體驗。反覆不置者。十有餘年。然後昔之所造。深者益深。遠者益遠。而反以得乎簡易平實之地。其於天下之理。蓋皆瞭然心目之間。而實有以見其不能已者。是以決之勇。行之力。而守之固。其所以篤於君親。一於道義。而沒世不忘者。初非有所勉慕而強爲也。是故玩索講評。其知之明。踐履體驗。其行之至。沈潛反覆。不置於斯道者。十有餘年。用力之久。而效驗自呈。然後昔之所造益深且遠。從深遠中而反以得乎簡易平實之地。知道不外乎知能。功自存乎切近。其於天下事物之理。不待思索安排。蓋皆瞭然於心目之間。而實見其當然與其所以然。而不能已者。是以決之勇而無所遊移。行之力而無所遲滯。守之固而無所變遷。迹其生平事業。大都忠孝之意切而篤於君親。利欲之見消而一於道義。雖至於沒而不忘者。皆自然而然。非有勉強。其學問之所得力者如是。誠非可以易及也。夫敬夫品正而學醇。不幸蚤世。而吾道以孤。故朱子言之甚詳。而不勝有昔者吾友之感云。

朱子曰。五峯云。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此天下之至言也。胡五峯嘗說此二語。朱子歎以爲至言。蓋孔門之學。不外博約二端。學不博則無以考究乎事物。故必窮理以致其知。然又不可泛濫支離而失之於雜也。守不約則無以檢束其身心。故必反躬以踐其實。然又不可褊淺狹隘而失之於陋也。雜近於博。陋近於約。相似而實不同。學者不可不察也。

朱子曰。聖人者。金中之金也。學聖人而不至者。金中猶有鐵也。漢祖唐宗用心行事之合理者。鐵中之金也。曹操、劉裕之徒。則鐵而已矣。此以物之醇雜。喻人之醇雜也。聖人純粹以精。其品最上。猶金中之金。無少參焉者也。學而未至於聖者。其行誼不能無夾雜。猶金中尙有鐵也。漢高祖、唐太宗、號爲英主。然不知聖人之道。閒或用心行事有合於理者。是其天資好處。猶鐵中之金也。若曹操劉裕之徒。梟雄奸惡。全失本心。純是一塊頑鐵而已。夫精金不可得見。而頑鐵比比皆是。人可不以物爲鑒哉。

問本朝人物。朱子曰。韓、富、規模大。又麤。溫公、差細密。又小。所謂大臣者。有全體。有大用。規模宏大而條理細密。然而兼之者難。若論宋朝人物。如韓琦、富弼、司馬光。皆以身繫天下之重望。而爲社稷名臣。其功業政蹟。卓卓不可及。但韓富規模則大而多麤疎。溫公差覺細密。而又狹小。大段看來。似未能免。此蓋人之才有所長。卽不能無所短故也。朱子此言。其殆三君子之定論歟。

朱子曰。范文正傑出之才。又振作士大夫之功爲多。文正公名仲淹。字希文。公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厥後出入中外。位兼將相。勳名事業。冠絕一時。眞傑出之才也。至好成就人材。培養善類。當時士大夫爲其所振作而興起者。厥功實多。又休休乎有大臣之度矣。

朱子曰。陳忠肅公剛方正直之操。得之天資。而其燭理之精。陳義之切。則學之功有不可誣者。忠肅公名瓘字瑩中號了翁。公爲右正言時。嘗論蔡京蔡卞之奸。披擿其處心。發露其隱慝。京深恨之。得禍最酷。又嘗論曾布專權被貶。其剛方正直之操。得之天資已然。雖重遭譴斥。終不爲屈。至其燭理之精。無少游移。陳義之切。無所顧忌。則又得於學問之功。有不可誣者。卒至被貶以死。而不獲竟其用。惜哉。

朱子曰。李忠定公雖以讒閒竄斥濱九死。而愛君憂國之志。終不可得而奪。亦可謂一世之偉人矣。忠定公名綱。字伯紀。欽宗時。金人來侵。羣臣爭議割地請和。公獨言當以死守。後又欲出師興復。由是不合。被讒竄斥濱九死而不悔。高宗立。首召爲相。修政事。繕兵備。慨然以雪國恥爲己任。在朝僅七十日。復罷出治外州。因事獻言。率皆畏天恤民。自強自治之意。而深以和議退避爲非。其忠君憂國之志。纏綿固結於中。終不可得而奪。眞可稱一代之偉人矣。

朱子曰。前賢遺跡。正爾何關人事。而使人想象愛慕不能忘。雖不復至其處。而猶欲見之圖畫之間。使其流傳之廣且遠。而未至於泯滅。然則爲士君子者。其可不力於爲善哉。此因前賢遺跡。人不能忘。而見善之不可不爲也。夫秉彝好德之心。人所同具。故於遺跡所在。每流連而愛慕之。雖不復至其處。而猶欲見之圖畫。以垂永遠。蓋惟恐其久而至於泯沒也。然則後之君子。觀乎此者。可不慨然奮興。以自勉力於爲善哉。

朱子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識之。吾與季通言而未嘗厭也。季通蔡氏。名元定。學者稱爲西山先生。朱子所謂老友。不當在弟子列者。季通於書無不讀。事無不究。凡奇奥古書。過目輒解。朱子著書。皆與參訂。至啓蒙一書。則屬起藁。故曰造化之理。至微至妙。惟深於其中者。始能識之。他人不易解也。吾與季通言。未嘗有厭。以其能心領神會也。及卒。朱子誄之曰。季通有精詣之識。卓絶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辨。蓋深致其悼惜之意云。

朱子曰。同父才高氣麤。故文字不明瑩。要之自是心地不清和也。陳亮字同父。嘗自言擴開萬古心胸。推倒一世豪傑。朱子謂其才高邁而氣麤浮。故作爲文字。不甚明朗瑩潔。然其病處。總由心地不清和也。蓋清則無夾雜之累。和則無叫囂之氣。此惟深於涵養者能之。非恃才矜氣者所可及矣。

朱子曰。呂伯恭舊時性極褊。因病中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有省。遂如此好。呂東萊平日性極褊急。無容人之量。因病中讀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句。忽然有省。以後遂如此好。是能變化其氣質者。學者窮年讀書。而毫無所省。終不能變。視伯恭不甚愧乎。

朱子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此道不是小事。須喫些苦方可望。直卿黃氏。名幹。號勉齋。朱子門人。直卿初見朱子。夜不設榻。不解帶。少倦則危坐一椅。或至達曙。故朱子稱其立志堅凝。思致勤苦。與之共處。相觀而善。甚有進益。蓋此道甚是重大。欲一力擔荷。不是小事。必須喫得些苦。方可望其成就。厥後勉齋造詣精深。遂紹朱子正傳。全是從喫苦中得來也。

朱子曰。吳伯豐明敏過人。儘能思索。從事州縣。隨事有以及民。而自守勁正。不爲時勢所屈。甚不易得。伯豐。名必大。朱子門人也。天姿獨高。明敏過人。而復能思索。加功深造。其學之勤如此。迨從事州縣。本其生平所得力。而隨事設施。皆能有以及民。其才之可用又如此。至於自守卓然。剛勁正直。略不屈於時勢。則更過人遠甚。不可易得。觀朱子所稱。可以知其造詣矣。

朱子曰。漢卿身在都城。俗學聲利場中。而能閉門自守。味衆人之所不能味。同門之士。亦鮮見其比。輔漢卿。名廣。朱子門人。爲學之道。在於沈靜專一。方能有所進益。所患此心不定。一爲外物搖奪。則本業荒矣。昔子夏猶未免入見道德而悅。出見紛華而悅。況學者乎。漢卿身在都城繁華之地。於俗學聲氣利名場中。最易薰染動人。而能閉戶自守。不事徵逐。日與聖賢酬對。味人之所不能味。是其淡然無求。進道彌固。同門諸人。罕有能比之者。甚足取也。

朱子曰。呂居仁學術雖未純粹。然切切以禮義廉恥爲事。所以亦有助於風俗。今則全無此意。呂本中。字居仁。以文學著名。其學術雖多駁雜。未甚純粹。然切切以禮義廉恥爲事。則能得其大本。而可以爲轉移風俗之助。今人全無此意。所以禮義廉恥未嘗講明。而風俗遂由之日壞也。

朱子曰。張無垢始學龜山之門。而逃儒以歸於釋。其所論著。皆陽儒而陰釋。張九成。字子韶。後因學佛。自號無垢。始受業於龜山先生之門。既而逃入於禪。其釋之師有宗杲者。語之曰。左右既得櫜柄入手。開導之際。當改頭換面。隨宜說法。使殊塗同歸。則入世出世。兩無遺恨矣。用此之故。凡所論著。皆陽儒而陰釋。其離合出入之際。務在愚一世之耳目。而使之恬不覺悟。以入乎釋氏之門。雖欲復出而不可得。陳清瀾曰。

後世學術陽儒陰釋之禍實起於宗杲教張公之一語上而千古聖賢學術爲所汨亂下而天下萬世人心爲所蔀惑不知其禍何時而已也

朱子曰子壽兄弟氣象甚好其病卻是盡廢講學而專務踐履卻於踐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爲病之大者要其操持謹質表裏不二實有以過人惜乎其自信太過規模窄狹不復取人之善將流於異學而不自知耳陸九齡字子壽子靜之兄也朱子言其兄弟氣象甚是好的但其病痛卻是盡廢講學全不用致知功夫而專務踐履又欲於踐履之中提省覺悟得此心來此是大病處蓋不講學則是非無所別白踐履何由得正即使屏去事物一旦頓然覺悟亦是禪家靈機一派與吾儒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眞實功能相去奚啻天淵然要其操守質實表裏如一則是天資好處實有以過乎人使肯加之以學何患不是載道之器惜乎自信太過但以己之所見爲是而規模窄狹不復取人之善雖與之言終不見聽勢將流於異端而不自知也此鵝湖會後之定論而朱陸之相懸於此可大見矣

朱子曰子靜說一箇心本來是好底上面著不得一字人只被私欲遮了若識得箇心萬法流出都無許多事他是實見得恁地所以不怕天不怕地一向胡叫胡喊他說得動人使人都快活便會使人都恁地放顚放狂某也會恁地說使人便快活只是不敢怕壞了人若有這箇直截道理聖人那裏教人恁地步

步做上去。子靜之學。止教人認一箇心。常使空靈。則萬法從此流出。都無多事。雖不須學問工夫。在他是實見得如此。所以祇將箇心來作弄。胡叫胡喊。便是上天下地惟我獨尊。說得精神動人。人亦被他鼓動快活。也都恁地放顛放狂起來。故朱子云。我也會說。也會使人聽了快活。但恐如此作弄。全無實際。怕教壞了世人。若使果有這箇直截道理。則古來聖人何不也這樣直截教人。卻必恁地從下學工夫。步步做將上去。蓋彼只知有心而不知有性。只知心之靈明。可以靜中希其冥悟。而不知性之當盡。必待致知而後力行。此其學所以多入於禪。而誤後生小子爲不淺也。

朱子曰。陸子靜之學。看他千病萬病。只在不知有氣稟之雜。他只說儒者絕斷了許多利欲。便是千了百當。任意做出都不妨。不知氣稟有不好底夾雜在裏。一齊滾將去。如何都把做心之妙理。道害事不害事。看子靜書。只見他許多麤暴底意思。其徒都是這樣。人之氣稟。不能無雜。故必藉學問以變化之。而後見之行事。方能有善無惡。子靜之病。全在不知有氣稟之雜。彼謂學者但能斷去利欲。默坐澄心。一旦有悟。便是千了百當。工夫任意做出。無非妙理。而不知氣稟有不好者。平時未嘗學問。一齊將夾雜的滾將出來。豈不害事。但彼自是己見執迷不悟。看他之書。無非許多麤暴意思。而其徒學之都是如此。既以自誤。又以誤人。良可歎也。

朱子作周子贊曰。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自孔孟既歿。千有四百餘載。大道窈矣無傳。聖人遠而微言湮。不有先覺之賢。孰爲紹往聖以開來學。周子奮然崛起。不由師授。獨能有所心得。立圖者書。發天人之祕。探性命之原。詞義雖約而包舉無遺。故其書不盡言。圖不盡意。令學者玩索而自得之。至於人品甚高。如風月

之無邊庭草之交翠胸中灑落純乎天理流行其在聖門亦顏曾之流亞與後之言道統者舍周子其誰宗哉

程伯子贊曰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明道德性寬大規模

廣闊其見於容貌辭氣之間者剛柔相濟和易可親所謂揚休山立玉色金聲也蓋天地元氣會合篤生斯人故其氣象渾成自然粹美如瑞日祥雲之開朗和風甘雨之潛滋以陽剛之德居正中之位溥其教澤施及無窮令人愛而敬之則而象之漸而被之而莫知其所以然也此其不可及者也

程叔子贊曰規圖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持身行己如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凜然不可干犯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允矣君子之品展也大成之詣也至其發爲文章見諸議論則卽事明理確實精切布帛菽粟平淡無奇而大文至味存焉卒無有以過之者特世知其德之可貴者希矣故惟以道自淑授諸生徒不得於其身而傳於其後嗚呼亦天意也哉

張子贊曰蚤悅孫吳晚逃佛老勇徹皋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橫渠幼悅孫吳之術年十

八謁范文正公公知其遠器欲成就之貴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吳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以爲未足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及在京師坐虎皮講周易從者甚衆一夕二程先生至與論易次日撤去皋比曰吾平日爲

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理。吾所不及。汝輩可師之。又嘗曰。吾道自足。何用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此可見其勇於從善。一變而至道也。其後苦心探索。精思力踐。遂有所得。而妙契疾書。見於正蒙之作。至訂頑一篇。發明理一分殊。示學者廣居之旨。求仁之方。尤爲詳盡。雖不及周程之純。而倡明絕學。以明斯道。以教斯人。厥功爲甚偉云。朱子之贊四子。形容逼肖。體段宛然。亦如孟子之論夷惠伊尹。確有定評。百世下聞風而興起者。庶其知所折衷矣。

朱子自贊曰。從容乎禮法之場。沈潛乎仁義之府。是予蓋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烈之餘矩。惟闇然而日修。或庶幾乎斯語。此朱子自道其所學也。凡人持身涉世。惟此禮法仁義。畢生不可不盡。而又不能盡。吾夫子歷敘生平。至從心所欲不踰矩。則其詣至矣。而孟子論舜。亦以由仁義行爲言。蓋到此地位。工夫純熟。直是峻絕。又大段著力不得。故朱子謂從容乎禮法之場。所發莫不中節。沈潛乎仁義之府。所存莫非良心。此惟知行交致者能之。予自顧生平。蓋將有意以求。而力莫能與也。其敢有怠心乎。惟是佩格言。奉往範。惟日孳孳。益勵其闇然之修。以庶幾其一至。而不負乎斯語而已。噫。朱子此言。其卽吾子求道未能之心。假年學易之志乎。然其蘊涵之氣象。進修之精勤。亦可概見矣。

朱子曰。余年十六七時。屏山劉先生。字余以元晦。而祝之。其詞曰。木晦於根。春容暐曄。人晦於身。神明內腴。余受其言。而行之不力。涉世犯患。顚沛而歸。然後知其言之有味也。屏山劉先生。名子翬。字彥沖。朱子父韋齋之友。朱子旣孤。奉父命而從學焉。時年方十六七。先生以元晦字之。而加以祝詞曰。木晦於根。若無所發。而春容暐曄。人晦於身。若無可見。而神明嘗內腴。蓋欲其英華不露。收斂深藏。以爲積厚流光地也。朱子自謂當時受其言而行之。不知用力。昧於沈潛退藏之義。以至涉世犯患。顚沛而歸。然後回思其言。眞覺有

味。而不啻若藥石也。此雖自謙之詞。然亦可見其得力矣。

朱子曰。平生自知無用。只欲修葺小文字以待後世。庶有小補於天地之間。此朱子自謙之詞。言平生自知其才無適於用。既不足見之行事。姑欲託之空言。因是修葺文字。闡明往訓。以待後世學者。或可因文見道。庶幾小補於天地之間。不致爲棄人而已。嗟乎。朱子所著集註、書傳、易本義、等書。古今文章。莫大於是。爲萬世所共賴。豈曰小補之哉。

朱子曰。繙動册子。便覺前人闊略病敗。欲以告人而無可告者。又不免輒起著述之念。此朱子自明其著述之由也。前人所著之書。其中每多闊略病敗處。時一繙閱。便覺分曉。欲舉其失以告人。而人鮮好學深思。無可告者。誠恐相沿不覺。爲誤後學。故又未免輒起著述之念。思有以發明牖正耳。非敢妄爲作也。此亦夫子述而不作之意。

朱子曰。一生辛苦讀書。微細揣摩。零碎刮剔。及此暮年。略見從上聖賢所以垂世立教之意。枝枝相對。葉葉相當。無一字無下落處。此朱子自明其得力也。言一生辛苦讀書。於古聖賢言語。不但舉其大綱。而微細揣摩。不但得其大凡。而零碎刮剔。餘積寸累。日新月異。及今暮年。方略見從上聖賢所以垂世立教之意。條理詳辨。脈絡分明。枝枝相對而不紊。葉葉相當而靡遺。無一字無下落處。學者須根究其頭腦。尋味其曲折。甚不可草草看過也。蓋非朱子之研究功深。亦安能卓有所見。而言之親切著明若是與。

朱子曰。不用某許多工夫。亦看某底不出。不用聖賢許多工夫。亦看聖賢的不出。此朱子本身以教學者也。學問有尺寸之功。始有尺寸之

效若未嘗實下工夫直門外漢耳安知此中深淺之數故朱子謂不用某許多工夫亦看不出某所得力者何在進而上之不用聖賢許多工夫亦看不出聖賢所成就者何等此可與知者道難爲未至者言也今其書具在後之學者可不熟讀深思以想見其當日用心之所存哉

朱子曰某當時講學也豈意到這裏幸而天假之年得見道理在這裏今年便覺勝似去年去年便覺勝似前年此朱子自言其學之隨時進益猶夫子吾十有五章之意言某自當初講學便就時時加功不敢少懈然私心豈期到得這裏幸天假之以年日積月累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得見道理在這裏隨時進益今年較勝去年去年較勝前年覺有意外所不及料者差可以自信也夫以朱子之學力至老彌加蓋天之所生以接孔孟之統者嗚呼豈偶然哉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續近思錄

三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集解者 張伯行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邢